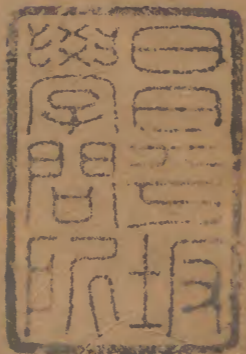


尚史

列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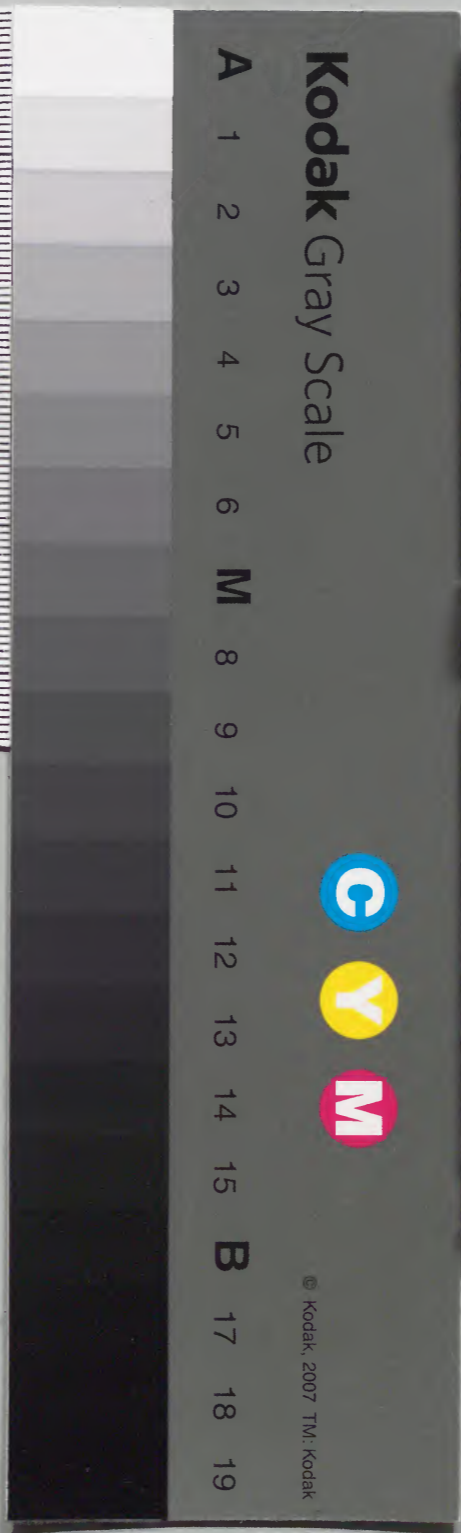


漢書門類				
八	一	九	號	類
一	一	七	函	
三	二	冊	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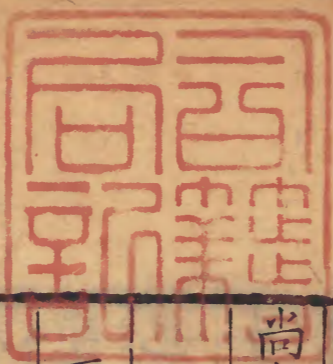
內閣文庫			
漢	書	八	一
函	架	三	二
冊	架	一	五
番號	漢	8819	
冊數		32	(9)
函號		286	88

十二十二

十三



尚史



晉諸臣傳

襄平李錯鐵君甫纂

淺草大列傳十二

士蒞

士會范武子

士燮文子

士魴彘恭子

附士裘

士勾

士鞅范獻子

士吉射

范昭子

士蒞者字子與劉累之後杜伯之孫隰叔之子也周殺杜伯隰

叔違周難于晉遂居晉生蒞蒞初為晉理國世本范氏晉大夫語隰叔生士蒞蒞生

成伯缺缺生武子會會生文叔燮燮生宣叔勾勾生獻子鞅鞅生古射獻公時桓莊之族偪公患

之蒞曰去富子則羣公子可謀也已公曰爾試其事蒞與羣公

子謀譖富子而去之獻公七年莊二十四年蒞又與羣公子謀使殺

游氏之二子為告公曰可矣不過二年君必無患八年莊二十五年

為使羣公子盡殺游氏之族乃城聚而處之冬公圍聚盡殺羣

公子明年以為為大司空為城絳以深其宮十年莊二十七年公將

伐虢為曰不可虢公驕若驟得勝于我必棄其民無眾而後伐

之欲禦我誰與夫禮樂慈愛戰所畜也夫民讓事樂和愛親哀

喪而後可用也虢弗去也左傳十六年閔元年公作二軍

公將上軍大子將下軍以伐霍師未出為言于諸大夫曰夫大

子君之貳也恭以俟嗣何官之有今君分之土而官之是左之

也吾將諫以觀之乃言于公曰夫大子君之貳也而帥下軍無

乃不可乎公曰下軍上軍之貳也寡人在上申生在下不亦可

乎為對曰下不可以貳上公曰何故對曰貳若體焉上下左右

以相心目用而不倦身之利也上貳代舉下貳代復周旋變動

以役心目故能治事以制百物若下攝上與上攝下周旋不變

以違心目其反為物用也何事能治故古之為軍也軍有左右

闕從補之成而不知是以寡敗若以下貳上闕而不變敗弗能

補也變非聲章不能移也聲章過數則有釁有釁則敵入敵入

而凶救敗不暇誰能退敵敵之如志國之憂也可以陵小難以

征大君其圖之公曰寡人有子而制焉非子之憂也對曰夫大

子國之棟也棟成乃制之不亦危乎公曰輕其所任雖危何害

為出語人曰大子不得立矣改其制而不患其難輕其任而不

憂其危君有異心又焉得立行之克也將以害之若其不克其
因以臯之雖克與不無所避臯與其勤而不入不如逃之君得
其欲大子遠死且有令名為吳大伯不亦可乎國語大子不聽卒
被讒以死重耳奔蒲夷吾奔屈初公使為為二公子築蒲與屈
不慎寘薪焉夷吾訴之公使讓之為稽首而對曰臣聞之無喪
而戚憂必讎焉無戎而城讎必保焉寇讎之保又何慎焉守官
廢命不敬固讎之保不忠失忠與敬何以事君詩云懷德惟寧
宗子惟城君其修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三年將尋師焉焉用
慎退而賦曰狐裘蒙茸一國三公吾誰及驪姬之難公使
寺人披伐蒲賈華伐屈左傳為卒子穀見亂臣傳

士會字季初封隨謂之隨武子後又受范遂氏范士為之孫也

文公時會代舟之僑攝戎右

說苑文公登隧大夫皆扶將會不扶事與趙簡子虎會同見虎會傳

襄公七年

文六年

公薨大子夷臯少趙盾使先蔑及會如秦逆公

子雍將立之明年秦送公子雍趙盾背先蔑而立夷臯是為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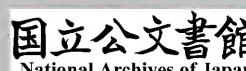
公遂敗秦師于令狐先蔑奔秦會從之靈公六年

文十年秦為令

狐之役伐我取羈馬我禦秦師史駢請深壘固軍以待之秦伯
謂會曰若何而戰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史駢必實為此謀將
以老我師也趙有側室曰穿晉君之壻也有寵而弱不在軍事
好勇而狂且惡史駢之佐上軍也若使輕者肆焉其可乃掩我
上軍趙穿果出追之及戰史駢請薄秦師穿沮之秦師夜遁七

年文十六卿患秦之用會也使魏壽餘偽以魏叛者以誘會執壽餘帑于晉使夜逸請自歸于秦請以私邑自歸降于秦秦伯許之履會之足于朝秦伯師于河西魏人在東壽餘曰請東人之能與夫二三有司言者吾與之先使會會辭曰晉人虎狼也若背其言臣死妻子為戮無益于君不可悔也秦伯曰若背其言所不歸爾帑者有如河乃行既濟魏人譟而還秦人歸其帑其處者為劉氏會在秦三年不見先蔑其人曰能亡人于國不能見于此焉用之會曰吾與之同罪非義之也將何見焉及歸遂不見十四年宣二公不君趙盾將諫會曰諫而不入則莫之繼也會請先不入則子繼之三進及雷而後視之曰吾知所過矣將改之

稽首而對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夫如是則能補過者鮮矣君能有終則社稷之固也豈惟羣臣賴之又曰衮職有闕唯仲山甫補之能補過也君能補過衮不廢矣猶不改秋九月趙盾弒靈公逆公子黑臀而立之是為成公成公元年宣三我伐鄭鄭及我平會入盟成公薨景公即位景公元年宣十楚伐鄭會救鄭逐楚師于潁北三年宣十楚伐鄭鄭及楚平夏六月我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趙朔將下軍會將上軍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林父欲還會曰善會聞用師觀釁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為是征楚軍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



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陳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讟
政有經矣荆尸楚武王更此陳法遂以為名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
乘輯睦事不奸矣蒞為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左追蓐
在右者挾轅為戰備在左者追求草蓐為宿備前茅慮無軍行前有斥候蹋伏持絳白幡見騎舉絳幡見步舉白幡
茅明也或曰時楚以茅為旌識中權後勁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能用
典矣其君之舉也內姓選于親外姓選于舊舉不失德賞不失
勞老有加惠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貴有常尊賤有等
威禮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可
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
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兼弱

也洵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耆昧也武曰無競惟烈撫弱耆昧

以服烈所可也中軍佐先穀不可以中軍佐濟師遂濟楚乘我

師我師敗于邲會使鞏朔韓穿帥七覆于敖前故上軍不敗楚

使游闕游車補闕者四十乘從唐侯以為左拒以從上軍卻克曰待

諸乎會曰楚師方壯若萃于我吾師必盡不如收而去之分謗

生民不亦可乎殿其卒而退不敗七年宣十會帥師滅赤狄甲

氏及留吁赤狄別種鐸辰三月獻狄俘于王以敝冕命會將中軍且

為太傅于是晉國之盜逃奔于秦周王孫蘇與召戴公毛伯衛

爭政王室亂是年冬公使會平王室定王享之原襄公相禮殺

烝烝升也升穀于俎也會私問其故王聞之召會曰季氏而弗聞乎王享

有體薦享則半解其體而薦之宴有折俎宴則體解節折升之于俎公當享卿當宴王

室之禮也會歸而講求典禮以脩晉國之法八年宣十年公使郤

克徵會于齊齊頃公母笑郤克克怒夏會于斷道執齊使會召

子燮曰燮乎吾聞之喜怒以類者鮮易者實多詩曰君子如怒

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之喜怒以已亂也弗已者

必益之郤子其或者欲已亂于齊乎不然余懼其益之也余將

老死郤子逞其志庶有豸乎豸解也爾從二三子唯敬乃請老郤

克為政左傳會卒謚曰武子子二燮魴燮嘗莫退于朝會曰何莫

也對曰有秦客廋辭于朝大夫莫之能對也吾知三馬會怒曰

大夫非不能也讓父兄也爾童子何知而三掩人于朝吾不在

晉國亡無日矣擊之以杖折委笄委冠笄替也國語

士燮士會之子范文子也初事景公景公十一年成二年為上軍

佐及郤克伐齊敗齊師于鞏師歸燮後入武子曰無為吾望爾

也乎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屬耳目焉是代帥受

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十三年成四年鄭伐許燮及欒書

救許伐鄭取汜祭十七年成八年燮聘于魯言伐郟以其事吳故

魯成公賂之請緩師燮不可曰君命無貳失信不立禮無加賀

事無二成君後諸侯是寡君不得事君也燮將復之魯懼乃會

伐郟鞏之役晉使齊歸魯汶陽之田既復請歸之于齊故諸侯

貳于晉晉人懼十八年成九年會于蒲以尋馬陵之盟馬陵盟在成七年

尚史 晉諸臣傳卷十二

魯季孫行父謂燮曰德則不競尋盟何為燮曰勤以撫之寬以待之堅疆以御之神明以要之柔服以伐貳德之次也公觀于軍府見鍾儀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召而弔之再拜稽首問其族對曰泠人也公曰能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使與之琴操南音公曰君王何如對曰非小人之所得知也固問之對曰其為太子也師保奉之以朝于嬰齊而夕于側也不知其他公語燮燮曰楚囚君子也言稱先職不肯本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稱太子抑無私也名其二卿尊君也不肯本仁也不忘舊信也無私忠也尊君敏也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行之事雖大必濟君盍

歸之使令晉楚之成公從之厲公元年成十一年秦晉為成將會于

令狐公先至秦伯不肯涉河次于王城使史顛盟公于河東卻

驪盟秦伯于河西燮曰是盟也何益齊盟所以質信也會所信

之始也始之不從其可質乎秦果歸而背晉成二年成十二年宋華

元合晉楚之成夏五月燮會楚公子罷許偃並楚大夫盟于宋西門

之外晉楚既成好卻至如楚聘且滋盟楚子享之為地室而縣

焉為樂室于地之下而縣鐘鼓金奏作于下卻至而走出曰如天之福兩

君相見何以代此下臣不敢令尹側曰如天之福兩君相見無

亦唯是一矢以相加遺焉用樂卻至歸以語燮燮曰無禮必食

言吾死無日矣夫三年成十年燮將上軍及欒書韓厥伐秦敗秦

師于麻隧六年成十年鄭叛晉公將伐鄭燮曰若逞吾願諸侯皆
叛晉可以逞若唯鄭叛晉國之憂可立侯也樂書不可書將中
軍燮佐之及郤錡韓厥荀偃郤至伐鄭四月我師起鄭告于楚
楚子救鄭五月我師濟河聞楚師將至燮欲反曰我偽逃楚可
以紓憂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遺能者我若羣臣輯睦以事
君多矣樂書不可六月晉楚遇于鄆陵燮不欲戰郤至曰韓之
戰箕之役邲之師皆晉之耻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今我辟楚
又益耻也燮曰先君之亟戰也有故秦狄齊楚皆疆不盡力子
孫將弱今三疆服矣敵楚而已唯聖人能外內無患自非聖人
外寧必有內憂盍釋楚以為外懼乎國語厲公將伐鄭范文子

畔則晉可為也唯有諸侯故擾擾焉凡諸侯難之本也得鄭憂
滋長安用鄭郤至曰然則王者多憂乎文子曰我王者也乎哉
夫王者成其德而遠人以其方賂歸之故無憂今我寡德而求
王者之功故多憂子見無土而欲富者樂乎哉又曰吾聞人臣
者能內睦而後圖外不睦內而圖外必有內爭盍姑謀睦乎考
訊其阜以出則怨靖又曰鄆陵之役大夫欲戰范文子不欲曰
吾聞君人者刑其民成而後振武于外是以內和而外威今吾
司寇之刀鋸日弊而斧鉞不行內猶有不刑而况外乎夫戰刑
也刑之過也過由大而怨由細故以惠誅怨以忍去過過細無怨
而大不過而後可以武刑外之不服者今吾刑外乎大人而忍
于小民將誰行武武不行而勝幸也幸以為政必有內憂唯聖
人能無外患又無內憂距非聖人必偏而後可偏而在外猶可
救也疾自中起是難盍姑釋荆與鄭以為外患乎又曰樂武子
欲戰范文子不欲曰吾聞之唯厚德者能受多福無德而服者
眾必自傷也今我戰又勝荆與鄭吾君將伐知而多力怠教而
重飲大其私暱而益婦人田不奪諸大夫田則焉取以益此諸
臣之委室而徒退者將與幾人戰若勝亂地之秩者也其產將
害大盍姑無戰乎樂武子曰昔韓之役惠公不復舍邲之役三
軍不振旅箕之役先軫不復命晉固有大耻三今我任政不損
晉耻又違蠻夷以重之雖有後患非吾所知也范文子曰擇福
尚史 晉諸臣傳卷十二

莫若重擇禍莫若輕福無所用輕禍無所用重晉固有大耻與其君臣不相聽以為諸侯笑也盍姑以違蠻夷為耻乎欒武子不聽甲午晦楚晨壓我軍而陳軍吏患之士句士變趨進曰塞井夷竈陳于軍中而疏行首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燮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及戰射楚子中目楚師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燮立于戎馬之前曰君勿謂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有德之謂國語范文子立于戎道無親唯德是授吾庸知天之授晉且以勸荆乎君與二三臣其戒之夫德福之基也無德而福隆猶無基而厚墉也其壞也無日矣秋九月郤欒受魯叔孫僑如之譖執季孫行父于茗邱魯使公孫嬰齊請行父郤欒為之請邑嬰齊辭燮謂欒書曰季孫于魯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讒慝而棄

若諸侯何子叔嬰齊奉君命無私謀國家不貳圖其身不忘其君若虛其請是棄善人也子其圖之乃許魯平赦行父七年成十年燮反自鄆陵使其祝宗祈死曰君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難將作矣愛我者唯祝我使我速死無及于難范氏之福也六月燮卒左傳冬難作欒書等遂弑公燮謚曰文子子句士公羊作魴魴士彭字季食邑于彘是曰彘季又曰彘恭子亦會之子也厲公八年成十年欒書中行偃弑厲公使荀偃魴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是為悼公公使魴為卿佐下軍七語作曰武子之季文子之母弟也武子宣法以定晉國至于今是用文子勤身以定諸侯至于今是賴故以彘季屏其宗國語冬十一月楚伐宋

公救宋使魴如魯乞師悼公五年襄五年王生一叔陳生愬戎于

我我執之使魴如京師言王叔之貳于戎九年襄九年魴從公伐

鄭鄭從門其三門鄭人恐乃行成十一月同盟于戲十二月復

伐鄭門其三門次于陰口鄭地而還十年襄十年秋九月諸侯伐鄭

冬城虎牢而戍之我師城梧及制梧制皆鄭舊地魴及魏絳戍之十一

年襄十一年我及諸侯復伐鄭十二月秦庶長鮑庶長武伐我以救

鄭魴御之少秦師而弗設備鮑武交伐我師我師敗于二

年襄十二年使魴如魯聘且拜師謝伐十三年襄十三年魴卒左傳謹曰恭

子子裘幼未可立為卿故悼公舍新軍

士曰者變之子范宣子也初為公族大夫厲公七年成十年欒書

中行偃執厲公召勾勾辭不往明年遂弑公而立悼公二月魯

成公來朝夏六月使勾如魯聘且拜朝悼公三年襄三年晉為鄭

服故且欲修吳好將合諸侯使勾告于齊曰寡君使勾以歲之

不易不虞之不戒寡君願與一二兄弟相見以謀不協請君臨

之使勾乞盟齊侯欲勿許而難為不協乃盟于彤外五年襄五年

楚使公子貞即子囊為令尹勾曰我喪陳矣楚人討貳而立子囊

必改行而疾討陳陳近于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有陳非吾事

也無之而後可冬公子貞果伐陳八年襄八年魯襄公來朝冬使

勾如魯聘且拜襄公之辱告將用師于鄭襄公享之勾賦標有

梅季孫宿曰誰敢哉言誰敢不從命今譬于草木寡君在君君之臭味

尚史

晉諸臣傳卷十二

也歡以命何時之有宿賦角弓賓將出宿賦彤弓曰城濮
之役我先君文公獻功于衡雍受彤弓于襄王以為子孫藏也
也先君守官之嗣也敢不承命君子以為知禮九年襄九年知瑩
將中軍勾佐之從公及諸侯伐鄭門其三門鄭恐乃行成盟于
戲而還十年襄十年勾及荀偃伐偃陽偃姓滅之以偃陽子歸周
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公使勾平王室十一年襄十一年公及諸侯
伐鄭圍鄭觀兵于南門西濟于濟隧水鄭人懼乃行成同盟于
亳勾曰不慎必失諸侯諸侯道敞而無成能無貳乎乃盟十三
年襄十三年公蒐于絲上以治兵使勾將中軍辭曰伯游即荀偃長昔
臣習于知伯是以佐之非能賢也請從伯游使荀偃將中軍勾

佐之使韓起將上軍辭以趙武又使欒黶亦辭使趙武將上
軍起佐之使欒黶將下軍魏絳佐之君子曰讓禮之主也范宣
子讓其下皆讓欒黶為汰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世賴之十四
年襄十四年勾及諸侯大夫會吳于向數吳之不德以退吳人以其
伐楚喪執莒公子務婁以其通楚使將執戎子駒支勾親數諸
朝曰來姜我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于瓜州乃祖吾離被苦
蓋蒙荆棘以來歸我先君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與女剖分
而食之今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蓋言語漏洩職女之由
詰朝之事爾無與焉與將執女駒支對曰昔秦人負恃其眾貪
于土地逐我諸戎惠公蠲其大德謂我諸戎是四嶽之裔冑也

母是翦棄賜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嗥我諸戎除翦其
荆棘驅其狐狸豺狼以為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于今不貳昔
文公與秦伐鄭秦人竊與鄭盟而舍戍焉于是乎有殺之師晉
禦其上戎亢其下秦師不復我諸戎實然譬如捕鹿晉人角之
諸戎犄之與晉踣之戎何以不免自是以來晉之百役與我諸
戎相繼于時以從執政猶殺志也豈敢離邊今官之師旅無乃
實有所闕以携諸侯而罪我諸戎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
贄幣不通言語不達何惡之能為不與于會亦無曹焉賦青蠅
而退句辭焉辭謝也使即事于會夏四月公伐秦報櫟之役使六卿帥
諸侯之師以進至于棫林秦地不獲成焉欒黶先歸師乃大還晉

人謂之遷延之役此役也欒黶黶之子及士鞅鞅之子馳秦師鉞死

而鞅反欒黶使句逐鞅鞅奔秦已而復之是年句假羽毛于齊

析羽為旌王者游車之所建齊私有之因謂之羽毛而弗歸齊人始貳平公三年襄十年齊

伐魯冬十月公會諸侯伐齊齊侯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

里諸侯之士門焉齊人多死句告析歸父齊大夫子家曰吾知子敢

匿情乎魯人皆請以車千乘自其鄉入既許之矣若入君

必失國子盍圖之歸父告齊侯齊侯恐晉又使司馬斥山澤之

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使乘車者左實右偽以旆先與

而從之齊侯畏其眾乃脫歸句以中軍克京茲遂東侵及維

南及沂四年襄九年荀偃卒句為政將中軍夏句侵齊及穀聞齊

靈公卒乃還冬齊及我平魯懼使叔孫豹會勾于柯六年十一

年 欒盈母欒祁者勾之子也祁亂懼討愬盈于勾勾信之逐欒

盈盈奔楚已而適齊勾殺其黨箕遺等十人八年襄二十三年 欒盈

自齊入于曲沃帥曲沃之甲以晝入絳勾使子鞅帥卒退之盈

奔曲沃晉人圍之冬十月克曲沃殺欒盈盡殺其族黨遂滅欒

氏九年襄二十四年 勾卒左傳 諡曰宣子子鞅

士鞅勾之子范獻子也悼公十四年襄十四年 我伐秦報櫟之役櫟

在襄十一年 鞅及欒鍼馳秦師鍼死而鞅反欒廩怒將殺之鞅奔秦

秦伯問曰晉大夫其誰先亡對曰其欒氏乎秦伯曰以其汰乎

對曰然欒廩汰虐已甚猶可以免其在盈乎秦伯曰何故對曰

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愛其甘棠况其子乎欒廩

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沒矣而廩之怨實章將于是乎

在秦伯以為知言請于我而復之及平公即位鞅及祁奚韓襄

欒盈為公族大夫平公三年襄十八年 公會諸侯圍齊鞅門于雍門

其御追喜以戈殺犬于門中又門于揚門鞅以其亡也即奔秦事 怨

欒氏故與欒盈為公族大夫而不相能六年襄二十一年 鞅與欒祁

士勾之子 譖盈于宣子而逐之八年襄二十三年 盈帥曲沃之甲因

魏舒以晝入絳初欒盈佐魏絳于下軍魏舒私焉故因之宣子

懼奉公如固宮使鞅逆魏舒則成列既乘將逆欒氏矣趨進曰

欒氏帥賊以入鞅之父與二三子在君所矣使鞅逆吾子鞅請

驂乘持帶遂超乘右撫劍左援帶命驅之出僕請鞅曰之公宣
子逆諸階執其手賂之以曲沃欒氏乘公門宣子謂鞅曰矢及
君屋死之鞅用劍以帥卒欒氏退攝車從之遇欒樂曰樂勉之
死將訟女子天樂射鞅不中又注則乘槐本而覆或以戟鈎之
斷肘而死遂滅欒氏尸子范獻子游河大夫皆在君曰知欒氏
之子乎大夫莫答舟人清消捨揖對曰君
奚問欒氏之子君曰自吾亡欒氏也其老者未死少者壯矣清
消曰善修晉國之政內得大夫外不失百姓雖欒氏子其若君
何若不修晉國之政內不得大夫而外失百姓則舟中之人皆欒氏子也君曰善十四年衰二十九年鞅如
魯聘拜城祀也是年晉會諸侯城祀二十一年昭五年魯昭公來朝會魯納
莒牟夷莒人愬于我公欲止魯昭公鞅曰不可入朝而執之誘
也討不以師而誘以成之情也為盟主而犯此二者無乃不可

乎請歸之間而以師討焉乃歸魯昭公二十二年昭六年齊侯來
請伐北燕使士文伯句相鞅逆諸河二十三年昭七年衛襄公卒
魯大夫言于鞅曰衛事晉為睦晉不禮焉庇其賊人謂孫林父而取
其地也威也故諸侯貳詩曰鶴鳴在原兄弟急難又曰死喪之威
兄弟孔懷兄弟之不睦于是乎不弔况遠人誰敢歸之今又不
禮于衛之嗣衛必叛我是絕諸侯也鞅以告韓起起使鞅如衛
弔且反戚田平公薨事昭公昭公薨事項公頃公五年昭二十一年
鞅如魯聘魯以齊鮑國歸費之禮為鞅歸費在昭十四年
魯為鮑國七年鞅怒
曰鮑國之位下其國小而使鞅從其牢禮是卑敝邑也將復諸
寡君魯人恐加四年為十一年七年昭二十三年晉以魯取邾師故

執叔孫婁鞅求貨于婁使請冠焉婁取其冠法與之兩冠八年
昭二十周有子朝之難鄭游吉說鞅鞅懼明年會于黃父謀王
四年室也十一年昭二十鞅及諸侯之大夫會于扈冷戊周且謀納
魯昭公宋衛皆固請之鞅取貨于季孫意如謂宋樂祁衛北宮
喜曰季孫未知其罪而君伐之請囚請亡于是乎不獲君又弗
克而自出也夫豈無備而能出君乎季氏之復天救之也休公
徒之怒而啟叔孫氏之心不然豈其伐以而說甲執冰以游叔
孫氏懼禍之濫而自同于季氏天之道也魯君守齊三年而無
成季氏甚得其民淮夷與之有十年之備有齊楚之援有天之
贊有民之助有堅守之心有列國之權而弗敢宣也事君如狂

國故鞅以為難二子皆圖國者也而欲納魯君鞅之願也請從
二子以圍魯無成死之二子懼皆辭乃辭小國而以難復于公
頃公薨事定公定公元年昭三十公將以師納魯公鞅謂魏舒
曰若召意如而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人召意如
鞅使私焉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于是意如會荀躒于適歷昭
公卒不得復二年昭三十王使來請城成周鞅會魏舒曰與其
成周不如城之天子實云雖有後事晉勿與知可也從王命以
紆諸侯晉國無憂是之不務而又焉從事遂城成周明年魏舒
城成周舒屬役于韓不信韓起而田于大陸焚焉還卒于甯于
是鞅代為政去舒之栢棹以其未復命而田也六年定四鞅及

衛孔圉伐鮮虞七年定五年鞅圍鮮虞報觀虎之役也三年鮮虞獲觀虎

魯陽虎專八年定六年強使仲孫何忌來報夫人之幣何忌謂鞅

曰陽虎若不能居魯而息肩于晉所不以為中軍司馬者有如

先君鞅曰寡君有官將使其人鞅何知焉鞅謂趙鞅曰魯人患

陽虎矣秋八月宋樂祁犁來趙鞅逆而飲之酒于繇上獻楊楮

干楮以楊木為之六十鞅怒言于公曰以君命越疆而使未致使而私

飲酒不敬二君不可不討也乃執樂祁犁十年定八年趙鞅言于

公曰諸侯唯宋事晉好逆其使猶懼不至今又執之是絕諸侯

也將歸樂祁犁鞅曰三年止之無故而歸之宋必叛晉將使樂

祁犁于邇代之祁犁不可乃歸樂祁犁祁犁卒于太行鞅曰宋

必叛不如止其尸以求成焉乃止諸州州晉地夏齊伐魯鞅及趙

鞅荀寅救之會魯定公于瓦鞅執羔趙鞅荀寅皆執鴈魯于是

始尚羔秋鞅會周成桓公周卿段鄭圍燕牢報伊闕也定六年鄭伐周

闕外晉為報之遂侵衛左傳鞅卒謚曰獻公父宣子嘗謂鞅曰與乎

昔者吾有誓初也誓初宣子家臣吾朝夕顧焉以相晉國且為吾家今

吾觀女也專則不能謀則無與將若之何對曰鞅也居處恭不

敢安易敬學而好仁和在政而好其道謀于眾不以賈好私志

雖眾不敢謂是也必長者之由宣子曰可以保身鞅又嘗聘于

魯韋注在昭三十二年然經傳無之問具山敖山魯人以其鄰對鞅曰不為具

敖乎對曰先君獻武之諱也獻公諱具武公諱敖鞅歸徧戒其所知曰人

晉諸臣傳卷十二

不可以不學吾適魯而名其二諱為笑焉唯不學也人之有學

也猶木之有枝葉也木有枝葉猶庇蔭人而况君子之學乎

古文瑣語范獻子卜獵命占之其繇曰君子得龜小人遺冠范獻子獵而無得遺其豹冠鞅子吉射

士吉射鞅之子范昭子也事定公十五年定十三年趙鞅殺邯鄲午邯鄲叛晉圍之吉射及荀寅伐趙氏趙鞅奔晉陽范臯夷

者范氏之側室子也無寵于吉射而欲為亂與荀躒知文韓不信簡子魏曼多襄子謀逐吉射而以臯夷代之荀躒言于公曰君命

大臣始禍者死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不鈞矣請皆逐之遂奉公以伐范氏中行氏弗克吉射及荀寅伐公國人助公吉射

荀寅敗奔朝歌而韓魏請復趙鞅鞅入于絳明年晉圍朝歌范氏族析城鮒及小王桃甲鮒即士鮒二子晉大夫范中行氏之黨率狄師以襲晉

戰于絳中不克而還士鮒奔周小王桃甲入于朝歌冬晉敗范中行氏之師于潞又敗鄭師及范氏之師于百泉定公十八年

哀元年齊衛救范氏及鮮虞人伐我取棘蒲十九年哀二年齊輸范氏粟鄭罕達駟弘送之吉射逆之趙鞅禦之過于滅大敗鄭師

獲齊粟千車二十年哀三年趙鞅圍朝歌荀寅伐其郭犯師而出奔邯鄲趙鞅殺士臯夷惡范氏也二十一年哀四年齊衛救范氏

圍我五鹿九月趙鞅圍邯鄲邯鄲降荀寅奔鮮虞齊會鮮虞納荀寅于栢人明年晉圍栢人吉射及荀寅奔齊左傳范氏遂亡

論曰聞之先民曰枝以蔽幹幹以固本日尋斧斤以披其枝枝

葉既害難為木矣是故放勳為政克親九族王季造邦因心則友周之司徒明七教以興民德不聞以殺也桓莊之族枝葉寄也豐其祿約其任教之以禮敦之以仁平之以和董之以威可也乃士為為理刑以除偏骨肉薄矣是故居曲沃築蒲屈殺游氏之教也毒胙斬祛城聚之道也晉之為晉賴文以國不然木將槁矣武子之知足使有聞然遇殺烝而蒙馬經國固以禮貴也

士渥濁貞子 士弱莊子 士匄文伯 士彌牟景伯

士渥濁者即士伯穆子之子貞子也穆子未詳初事景公景公三年宣十二年邲之敗我師歸荀林父請死公欲許之渥濁諫曰不可城

濮之役晉師三日穀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因獸猶鬪况國相乎及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久不警乎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穎于明公使復其位及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滅潞公賞林父狄臣千室亦賞渥濁以瓜分之繇曰吾獲狄土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十四年成五年趙嬰趙盾弟通于趙莊姬趙朔妻朔趙盾子趙同趙括並嬰放諸齊嬰夢天使謂已祭余余福女使問諸渥濁渥濁曰不識也

既而告其人曰神福人而禍淫淫而無罰福也祭其得亡乎祭之明日而亡十五年成六年鄭伯來拜成授玉于東楹之東禮授

至兩楹之間鄭伯行疾故東過渥濁曰鄭伯其死乎自棄也已視流而行速不安其位宜不能久是年鄭伯卒左傳厲公既被弑悼公即位以渥濁之帥志博聞而宣惠于教使為太傅國語渥濁卒謚曰貞子子

弱

士弱渥濁之子莊子也為晉主獄大夫事悼公悼公九年襄九年

宋災公問于弱曰吾聞之宋災于是乎知有天道何故問宋何故自知

天道對曰古之火正或失于心或失于味以出內火是故味為

鷄火心為大火火正掌火有功封為上公祀為貴神者心大火東方心星味為火南方柳星也或以火正配食

于心或以火正配食于柳季春建辰之月柳星昏在南方則令民放火是謂出火季秋建戌之月心星伏在日下不見則禁民放火是謂內火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閼伯高辛氏之子遷于商邱主辰辰大火也今為宋星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相土契孫商之祖代閼伯居商邱祀商人閱其禍敗之釁必始于火是以自知其有天道也公

曰可必乎對曰在道國亂無象不可知也十年襄十年公將會吳

于相楚地齊高厚相太子光先會諸侯于鍾離不敬弱曰高子相

太子以會諸侯將社稷是衛而皆不敬棄社稷也其將不免乎

後皆如其言十五年襄十五年悼公薨事平公平公三年襄十五年我伐

齊圍之弱及劉難亦晉大夫率諸侯之師焚申池之竹木十一年襄十六年

我以衛孫林父故執衛獻公囚之于弱既而歸之左傳弱卒

尚史

晉諸臣傳卷十二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謚曰莊子子句

文伯句

即士句與范宣子同族同名

字伯瑕弱之子也為晉大夫事平公平

公二十二年

昭六年

三月鄭人鑄刑書文伯句曰火見

火心星周五月昏見

鄭其火乎火未出而作火以鑄刑器藏爭辟焉火如象之不火

何為六月鄭果災冬十一月齊侯來

請伐北燕

使文伯句相之士鞅

逆之禮也二十三年

昭七年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公問于文

伯句曰誰將當日食對曰魯衛惡之衛大魯小公曰何故對曰

去衛地如魯地

衛地豕韋也魯地降婁也日食于豕韋之末息于降婁之始

于是有災魯實

受之其大咎其衛君乎魯將上卿公曰詩所謂彼日而食于何

不臧者何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于

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也務三而亡一曰擇人二曰因民三

曰從時既而衛襄公魯季孫宿皆卒公謂文伯句曰吾所聞日

食從矣可常乎對曰不可六物不同民心不壹事序不類官職

不則同始異終胡可常也詩曰或燕燕居息或惓惓事國其異

終也如是公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謂也公曰多

語寡人辰而莫同何謂辰對曰日月之會是謂辰故以配日

子丑配甲乙

平公薨事昭公昭公二年

昭十年

齊侯來朝嗣君公宴齊

侯荀吳相投壺公先荀吳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為

諸侯師中之齊侯舉矢曰有酒如澗有肉如陵寡人中此與君

代興亦中之文伯句謂荀吳曰子失辭吾固師諸侯矣壺何為

尚史

晉諸臣傳卷十二

子

焉其以中僑也齊侯弱吾君歸弗來矣荀吳曰吾君帥疆禦卒

乘競勸今猶古也齊將何事左傳句卒謚文伯子彌牟

士彌牟文伯句之子景伯也為晉理官韋昭注初事昭公昭公三

年昭十年我以邾莒故執魯季孫意如冬十月魯侯來朝荀吳曰

執其卿而朝其君有不好焉使彌牟辭魯侯于河明年彌牟如

楚昭公薨事頃公頃公七年昭二十三年以邾故執魯叔孫婁韓起

使邾人聚其眾將以婁與之彌牟謂起曰子弗良圖而以叔孫

與其讎叔孫必死之魯亡叔孫必亡邾邾君亡國將焉歸子雖

悔之何及所謂盟主討違命也若皆相執焉用盟主乃弗與使

各居一館彌牟聽其辭而懲諸起乃皆執之彌牟御叔孫婁從

者四人過邾館以如吏先歸邾子而謂婁曰以芻蕘之難從者

之病將館子于都箕邑乃館諸箕明年彌牟逆之于箕曰寡君以

為盟主之故是以久子不腆敝邑之禮將致諸從者使彌牟逆

吾子婁受禮而歸周王子朝之亂公使彌牟蒞問周故彌牟立

于乾祭王城北門而問于介眾乃辭王子朝不納其使九年昭二十五年

趙鞅會諸侯之大夫于黃父令輸王粟具戍人將納王宋樂大

心曰我不輸粟我于周為客若之何使客彌牟曰自踐土以來

宋何役之不會而何盟之不同曰同恤王室子焉得辟之奉君

命以會大事而宋背盟無乃不可乎大心不敢對彌牟告趙鞅

曰宋右師必亡奉君命以使之欲背盟以干盟主無不祥大焉

項公薨事定公定公三年定元年魏舒合諸侯之大夫城成周宋

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邾吾役也欲使三國代受役薛宰曰踐土之盟曰

各復舊職從踐土從宋唯命仲幾曰踐土固然為宋役亦其職

也彌牟曰晉之從政者新子姑受功歸吾視請故府仲幾曰縱

子忘之山川鬼神其志諸乎彌牟怒謂韓不信曰薛微于人宋

微于鬼宋罪大矣且已無辭而抑我以神誣我也啟寵納侮此

之謂矣必以為戮乃執仲幾歸諸京師左傳彌牟卒謚曰景伯

鞏朔

鞏朔晉大夫士莊伯也所出未詳蓋亦士氏族靈公十一年文十七年蒐于黃

父遂復合諸侯于扈公不見鄭伯以為貳于楚也鄭公子歸生

與趙盾書乃使朔行成于鄭趙穿公壻池為所

二邲之役朔及韓穿為上軍大夫將戰士會上軍將使朔

七覆于敖前及楚乘我軍上軍不敗十二年成二年我敗齊于鞏

公使朔獻齊捷于周王弗見使委于三吏三公禮之降于卿禮也

一等王以朔宴而私賄之使相告之曰非禮也勿籍伐蠻夷戎狄則有獻

捷兄弟甥舅告事而已故曰非禮勿書明年作六軍命朔為卿賞鞏之功也左傳

論曰莊子文伯災咎之對也有酬矣而卒之以國亂無象不可

知異終不可常卓乎君子之論夫易有之先張之弧後說之弧

羣疑釋也

荀息 荀林父中行桓子 荀庚 荀偃見道臣傳 荀吳中行穆子

荀寅 中行文子

荀息荀叔也為大夫事獻公獻公十九年 僖二 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于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于虞猶外戚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對曰宮之奇之為人也懦而不能強諫且少長于君君暱之雖諫將不聽乃使息假道于虞曰冀為不道入自顛軫伐鄭 前是冀伐虞至鄭 冀之既病則亦唯君故今虢為不道保于逆旅以侵敝邑之南鄙敢請假道以請罪于虢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夏息及里克會虞師伐虢滅下陽 虢越 三年遂滅虢且 虢初公使息 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稽首而

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及里克將殺奚齊先告息曰三怨將作 三公之子之 秦晉輔之子將何如息曰將死之里克曰無益也息曰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能欲復言而愛身乎雖無益也將焉辟之且人之欲善誰不如我我欲無貳而能謂人已乎二十六年 僖九 年獻公薨息立奚齊冬十月里克殺奚齊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息立卓子以葬十一月里克殺卓子息死之 左傳 荀林父者中行桓子也文公時蒐于被廬以林父為御戎公作三行以禦狄林父將中行遂氏中行氏 世本晉大夫逝遯生桓伯林父林父生宣伯庚

庚生獻伯偃偃生穆伯吳生寅本姓荀自荀偃將中軍晉改中軍曰中行因氏馬元與智氏同祖逝遯。按林父將中行遂以為氏其曰荀偃將中軍改中軍曰中行因氏馬誤。文公薨事襄公襄公薨靈公少趙盾

使先蔑如秦逆公子雍靈公元年文七年秦送公子雍盾又背先

蔑而立靈公林父佐上軍以禦秦師敗秦師于令狐先蔑之使

也林父止之曰夫人大子猶在而外求君此必不行子以疾辭

若何不然將及攝卿以往可也何必子同宦為寮吾嘗同寮敢

不盡心乎弗聽為賦板之三章又弗聽及亡林父盡送其帑及

其器用財賄于秦曰為同寮故也六年文十二年秦為令狐之役伐

我取羈馬林父佐中軍以從秦師于河曲出戰交綏古名退秦軍為綏

師夜遁宋人弒昭公十一年文十七年林父及諸侯之大夫伐宋曰

何故弒君猶立文公取賄而還靈公遇弒成公即位成公四年

宣六年赤狄伐我圍懷及邢邱皆晉邑公欲伐之林父曰使疾其民

以盈其貫將可殪也周書楚戎殷此類之謂也七年宣九年林父

帥師伐陳會成公薨于危乃還景公三年宣十二年楚圍鄭鄭及楚

平潘廋楚大夫入盟于良鄭伯弟出質良六月我師救鄭林父將

中軍及河間鄭既及楚平林父欲還曰無及于鄭而勦民焉用

之楚歸而動不後士會曰善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

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

必楚先穀不可以中軍佐濟荀首林父弟曰此師殆哉果遇必

敗韓厥謂林父曰彘子即先穀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為元帥師

不用命誰之罪也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師遂濟楚師
次于郟鄭北地將飲馬于河而歸聞晉師既濟改乘轅而北之次
于管以待之我師在敖郟之間鄭皇成使至我師曰子擊之鄭
師為承楚師必敗先穀曰必許之樂書曰子良鄭之良也師叔
楚之崇也師叔入盟子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
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鄭不可從楚子使求成于我我許之盟有
日矣楚許伯樂伯攝叔致我師我逐之左右角之樂伯左射馬
而右射人角不能進矢一而已麋與于前射麋麗龜龜背之隆高當心者
晉鮑癸當其後使攝叔奉麋獻焉曰以歲之非時獻禽之未至
敢膳諸從者鮑癸止之止不逐也曰其左善射其右有辭君子也既

免魏錡魏之求公族未得怒欲敗晉師請致師弗許請使許之

遂往請戰而還楚潘黨逐之及熒澤見六麋射一麋以顧獻曰

子有軍事獸人無乃不給于鮮敢獻于從者潘黨命去之趙旃

穿之子求卿未得且怒失楚之致師者請挑戰弗許請召盟許之

與魏錡皆命而往郤克曰二憾往矣弗備必敗先穀不可士會

曰備之善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使鞏朔韓穿帥

七覆于敖前故上軍不敗趙嬰齊先具舟于河故敗而先濟潘

黨既逐魏錡趙旃夜至于楚軍席于軍門之外使其徒入之楚

子乘左廣以逐趙旃旃棄車而走林屈蕩搏之得其甲裳我懼

魏錡趙旃之怒楚師也使軫車兵車名逆之潘黨望其塵使騁而

告曰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之入晉軍也遂出陳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我軍林父不知所為鼓于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我師右移上軍未動楚以右拒逐下軍以左拒從上軍士會曰楚師方壯若萃于我吾師必盡殿其卒而退不敗及昏楚師軍于邲晉之餘師不能軍宵濟亦終夜有聲我師歸林父請死公將許之士渥濁諫公使復其位五年宣十四年公伐鄭為邲故也告于諸侯蒐焉而還林父之謀也曰示之以整使謀而來六年宣十五年林父敗赤狄于曲梁遂滅潞公賞之以狄臣于室左傳卒謚曰桓子子庚是為中行伯事景公為下卿嘗佐中軍敗秦師于麻隧庚子偃弒厲公見逆臣傳偃子吳

荀吳偃之子中行穆子也淮南子中行繆伯手搏虎而不能生也蓋力優而克不能及也亦為

大夫事平公平公十一年襄二十六年衛甯戚弒其君剽孫林父入

戚于我以叛我以孫氏故將討衛夏吳如魯聘召魯侯六月會

諸侯于澶淵以討衛十七年昭元年吳帥師敗無終山戎及羣狄于

大鹵原崇卒將戰也崇聚也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阮請皆

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為行吳之嬖人不肯即卒斬以徇為五陳

以相離乃大敗之平公薨事昭公元年昭十一年楚子殺蔡侯

圍蔡吳謂韓起曰不能救陳又不能救蔡物以無親晉之不能

亦可知也已為盟主而不恤亡國將焉用之二年昭十二年吳偽會

齊師者假道于鮮虞遂入昔陽鮮虞白狄別種昔陽肥國都滅肥以肥子絲

晉諸臣傳卷十二

畢歸

肥白

冬伐鮮虞明年鮮虞人聞晉師之悉起也而不警邊

且不修備吳自著雍以上軍侵鮮虞及中人

城

驅衝競驅衝車與狄爭

逐

大獲而歸我以邾莒故執魯季孫意如冬十月魯侯來朝吳

謂韓起曰諸侯相朝講舊好也執其卿而朝其君有不好焉不

如辭之乃辭魯侯季孫意如猶在晉魯子服湫私于吳曰魯事

晉何以不如夷之小國魯兄弟也若為夷棄之使事齊楚其何

瘳于晉吳告韓起且曰楚滅陳蔡不能救而為夷執親將焉用

之乃歸意如五年

昭十五年

吳帥師伐鮮虞圍鼓

白狄之別

鼓人或請以

城叛吳弗許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城何故不為吳曰吾

聞諸叔向曰好惡不愆民知所適事無不濟或以吾城叛吾所

其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賞所甚惡若所好何若其弗賞

是失信也何以庇民力能則進否則退量力而行吾不可以欲

城而邇姦所喪滋多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圍鼓三月鼓人

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脩而城軍吏曰獲城而弗取

勤民而頓兵何以事君吳曰吾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教民怠將

焉用邑邑以賈怠不如完舊賈怠無卒棄舊不祥鼓人能事其

君我亦能事吾君率意不爽好惡不愆城可獲而民知義所有

死命而無貳心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

反不戮一人以鼓子戴鞮歸

淮南子

中行穆伯攻鼓弗能下

罪武夫而鼓可得也穆伯弗應左右曰鼓可得也君奚弗為穆

伯曰聞倫為人佞而不仁使聞倫下之可以勿賞乎賞之是賞

佞人舍仁而為佞雖得鼓將何所用之

昭公薨事頃公頃公元年昭十七年公將伐陸

渾之戎使屠蒯膳宰如周請有事于維維水名三塗山名與三塗塗山名九月使

吳涉自棘津使祭史先用牲于維陸渾人弗知師從之遂滅陸

渾數之以其貳于楚也陸渾子奔楚我之取鼓也既獻而反鼓

子焉又叛于鮮虞六年昭二十二年吳略東陽使師偽羅者負甲以

息于昔陽之門外遂襲鼓滅之以鼓子戴鞅歸使涉佗晉大夫守

之左傳吳卒謚曰穆子子寅

荀寅吳之子中行文子也為下卿初事頃公頃公十三年昭十九年

寅及趙鞅帥師城汝濱陸渾之地遂賦晉國一鼓鐵共鼓石為鐵計令一鼓而

卒以鑄刑鼎著士句所為刑書焉句之刑夷之蒐也在文六年仲尼曰晉其

亡乎失其度矣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民卿

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貴貴是以能守其業貴賤不愆

所謂度也文公是以作執秩之官為被廬之法以為盟主今棄

是度也而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貴貴何業之守貴賤無序

何以為國且夫宣子即士句之刑夷之蒐也晉國之亂制也若之

何以為法頃公薨事定公蔡侯如楚楚三年止之定公六年定四年

年周劉文公即劉卷王官伯也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寅求貨于蔡侯

弗得言于士鞅曰國家方危諸侯方貳將以襲敵不亦難乎水

潦方降疾癘方起中山鮮虞不服棄盟取怨無損于楚而失中山

不如辭蔡侯吾自方城以來襄十六年晉敗楚侵方城楚未可以得志祇取

勤焉乃辭蔡侯晉于是乎失諸侯十年定八年齊伐魯寅及士鞅

趙鞅救之魯侯會我師于瓦十一年定十年趙鞅殺邯鄲午圍邯

鄲邯鄲午者寅之甥也寅士吉射之姻也而相與睦故不與圍

邯鄲而作亂伐趙鞅鞅奔晉陽荀躒韓不信魏舒請于公並逐

寅及士吉射寅及吉射奔朝歌趙鞅復入于絳明年晉人圍朝

歌寅使其黨析成緡小玉桃申率狄師以襲晉戰于絳中不克

而還冬十二月晉敗范中行氏之師于潞又敗鄭師及范氏之

師于百泉二十年襄三趙鞅圍朝歌師于其南寅伐其郛使其

徒自北門入已犯師而出奔邯鄲二十一年哀四齊衛救范氏

秋七月圍我五鹿九月趙鞅圍邯鄲邯鄲降寅奔鮮虞冬十二

月齊國夏伐我會鮮虞納寅于栢人明年春晉圍栢人寅及吉

射奔齊新序中行寅將亡召其太祝欲加罪焉曰子為我祝犧

者吾先君中行穆子皮車十乘不憂其薄憂德義之不足今主

君草中百乘不憂德義之薄唯患車不足也夫舟車飾則賦歛

厚賦歛厚則民怨謗詛矣且君苟以為祝有益乎則詛亦將為

損一人祝之一國詛之國亡不亦宜乎韓非子中行文子出亡

過于縣邑從者曰此喬夫公之故人奚不休舍且待後車文子

曰吾嘗好音此人遺我鳴琴吾好佩此人遺我玉環是振我過

者也以求容于我者吾恐其以我求容于人也乃去之果收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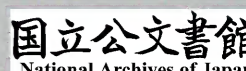
子後車二乘而獻之其君說苑後車入門文子聞喬夫之所在

執而殺之仲尼聞之曰中行文子背道失義以亡其後荀瑶伐

鄭齊陳恒救之寅告陳恒曰有自晉師告寅者將為輕車千乘

以厭齊師之門則可盡也陳恒曰寡君命恒曰無及寡無畏衆

雖過千乘敢辟之乎寅曰吾乃今知所以亡君子之謀也始襄



終皆舉之而後入焉今我三不知而入之不亦難乎左傳寅卒于齊中行氏遂不嗣

論曰忠中也貞正也中者不偏正者不枉荀息逞妖姬哆二五
誦適伸孽以適君惡在其忠貞也為息者匡獻公以仁傳奚齊
以讓不聽則死之不愈于死奚齊乎燎其欲而煽之若助薪焉
節之上九曰苦節不可貞其凶也宜矣又嘗聞之曰軍事尚整
整者亦正之謂也虞鼓克均也鼓為整已

荀首 知莊子以下知氏 荀瑩 知武 荀朔 知悼 荀盈 知悼 荀躒

知文 荀甲 知宣 荀瑤 知襄 知果 知伯國

荀首者字知季林父之弟知莊子也初為下軍大夫事景公景

公三年 宣十二年邲之役林父聞鄭及楚平欲還先穀不可以中軍

佐濟首曰此師殆哉周易有之在師之臨 坎下坤上師 曰師出

以律否臧凶執事順成為臧逆為否眾散為弱 坎為眾今變川

壅為澤 坎為川今變為兌 有律以如已也 如從也坎為法象今

是失法之用 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 竭敗也坎變為 盈而以竭

天且不整所以凶也 水以盈為功以竭則敗水過 不行之謂臨

水變為澤乃成臨 有師而不從臨孰甚焉此之謂矣果遇必敗

彘子 即先穀 尸之雖免而歸必有大咎及戰我師敗績明年殺先

穀我師之敗也楚熊負羈 楚大夫 囚知瑩 首之子 首以其族反之魏

錡御下軍之士多從之每射抽矢叢納諸魏錡之房 叢好箭 錡

晉諸臣傳卷十二

怒曰非子之求而蒲之愛董澤之蒲可勝既乎首曰不以人子
吾子其可得乎吾不可以苟射故也射連尹襄老獲之遂載其
尸射公子穀臣囚之以二者還十二年成三首佐中軍我歸楚
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而復知罃十三年成四鄭伯許首
救許伐鄭取汜祭鄭地十四年成五首如齊逆女左傳首卒謚曰莊
子子罃

荀罃字子羽首之子知武子也邲之役楚獲罃景公十二年成三
年楚人歸之楚子送罃曰子其怨我乎對曰二國治戎臣不才
不勝其任以為俘馘執事不以釁鼓使歸即戮君之惠也臣實
不才又誰敢怨王曰然則德我乎對曰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紓

其民各懲其忿以相宥也兩釋繫囚以成其好二國有好臣不
與及其誰敢德王曰子歸何以報我對曰臣不任受怨君亦不
任受德無怨無德不知所報王曰雖然必告不穀對曰以君之
靈累臣得歸骨于晉寡君之以為戮死且不朽若從君之惠而
免之以賜君之外臣首首其請于寡君而以戮于宗亦死且不
朽若不獲命而使嗣宗職次及于事而帥偏師以修封疆雖遇
執事其弗敢違其竭力致死無有二心以盡臣禮所以報也楚
子曰晉未可與爭重為之禮而歸之景公薨事厲公厲公三年
成十三年罃為下軍佐伐秦敗秦師于麻隧六年成十六年鄆陵之役罃
居守秋七月公會諸侯伐鄭罃以諸侯之師侵陳至于鳴鹿遂

侵蔡明年將再伐鄭使瑩如魯乞師八年成十年樂書弒厲公使

瑩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是為悼公悼公元年襄元年魯襄公即

位使瑩如魯聘二年襄二年瑩及諸侯之大夫會于戚謀鄭故也

魯仲孫蔑請城虎牢以偏鄭瑩曰善鄆之會吾子聞崔子之言

今不來矣襄元年蔑與齊崔杼次于鄆杼有不服晉之言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

寡君之憂不唯鄭瑩將復于寡君而請于齊得請而告吾子之

功也若不得請事將在齊吾子之請諸侯之福也豈唯寡君賴

之冬復會于戚齊及滕薛小邾皆會遂城虎牢鄭人乃成八年

襄八年楚伐鄭鄭及楚平使告于我瑩使行人子貢對之曰君有

楚命亦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君而即安于楚君之所欲也誰

敢違君寡君將帥諸侯以見于城下唯君圖之明年諸侯伐鄭

瑩代韓厥將中軍門于鄆門鄭城荀偃門于師之梁亦鄭城門樂騫

門于北門鄭恐乃行成荀偃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與

之戰不然無成瑩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敝楚人吾三分四軍四分

軍為三部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于我未病楚不能矣猶愈于戰暴

骨以逞不可以爭大勞未艾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

乃許鄭成同盟于戲將盟士渥濁為載書曰自今日既盟之後

鄭國而不唯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鄭公子駢趨

進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有禮與疆可以庇民者是

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荀偃曰改載書鄭不可瑩謂偃曰我

實不德而要人以盟豈禮也哉非禮何以主盟姑盟而退修德
息師而來終必獲鄭何必今日我之不德民將棄我豈唯鄭若
能休和遠人將至何恃于鄭乃盟而還十年襄十公及諸侯會
吳于祖楚地荀偃士匄請伐偃陽姁姓國而封宋向戌瑩曰城小而
固勝之不武弗勝為笑固請圍之弗克請于瑩曰水潦將降懼
不能歸請班師瑩怒投之以機出于其間曰女成二事而後告
余余恐亂命以不女違女既勤君而興諸侯牽帥老夫以至于
此既無武守而又欲易余罪曰是實班師不然克矣余羸老也
可重任乎七日不克必繭于取之荀偃士匄帥卒攻偃陽親受
矢石遂滅偃陽以與向戌向戌辭乃于宋公宋公享公于楚邱

請以桑林

殷天子之樂

瑩辭荀偃士匄曰諸侯宋魯于是觀禮魯有

禘樂賓祭用之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舞師題以旌夏

也旌夏大旌也題識也

公懼而退入于房去旌卒享而還及著雍晉地疾卜

桑林見荀偃士匄欲奔請禱焉

奔宋禱謝

瑩不可曰我辭禮矣彼則

以之猶有鬼神于彼加之公有間以偃陽子歸夏六月瑩伐秦

報其侵也

九年秦侵我

冬十月公及諸侯伐鄭諸侯城虎牢而戍之

我師城梧及制

梧制皆鄭舊地

而戍之鄭及我平楚救鄭十一月諸侯

之師還

繞也

鄭而南至于陽陵鄭地楚師不退瑩欲退曰今我逃楚

楚必驕驕則可與戰矣欒黶曰逃楚晉之耻也合諸侯以益耻

不如死我將獨進師遂進與楚師夾潁而軍鄭宵涉潁與楚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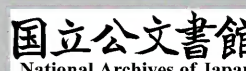
盟欒黶欲伐鄭師瑩不可曰我實不能禦楚又不能庇鄭鄭何
罪不如致怨焉而還今伐其師楚必救之戰而不克為諸侯笑
克不可命言不可命以必克不如還也諸侯之師還侵鄭北鄙而歸楚
人亦還明年公復伐鄭瑩至于西郊東侵舊許鄭新邑諸侯圍鄭
鄭懼乃行成秋七月同盟于亳十三年襄十三年瑩卒謚曰武子子
二朔盈朔前卒盈字伯夙悼公時瑩為中軍將盈生六年而瑩
卒故盈不得嗣帥及長事平公為下軍佐平公二十五年昭九年
如齊逆女卒于戲陽左傳謚曰悼子子躒
荀躒文伯盈之子知文子也初平公欲廢知氏而立其外嬖及
盈卒未葬公飲酒樂膳宰屠蒯諫公說為是悛而止使躒饑下

軍平公薨事昭公昭公五年昭十五年躒如周葬穆后大子壽母昭公薨
事頃公頃公六年昭二十二年景王崩王子猛立子朝作亂子猛出
居于皇冬十月躒帥九州之戎即陸渾戎及焦瑕温原之師以納王
于王城十一月子猛卒敬王立躒軍于侯氏我軍取前城伐京
所在子朝明年王使告子朝敗王使告間暇于晉乃還十年昭二十六年周單穆公
來告急王次于滑躒及趙鞅帥師納王使女寬大夫守闕塞冬十
一月我師克鞏子朝奔楚王入于成周我師使成公般大夫戍周
而還頃公薨事定公定公元年昭三十一年魯昭公出在乾侯公將
納之使躒會季孫意如于適歷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
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意如謝請從君而歸遂從躒

如乾侯蹀以公之命信昭公且曰寡君使蹀以君命討于意如
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昭公曰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蹀掩
耳而走曰寡君其罪之恐敢與知魯國之難臣請復于寡君退
而謂意如曰君怒未怠子姑歸祭昭公由是卒不得入十一年
定十三年荀寅士吉射伐趙鞅趙鞅奔晉陽有梁嬰父者嬖于蹀蹀
欲以為卿乃言于公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今三臣
始禍而獨逐鞅刑已不鈞矣請皆逐之遂奉公以伐范氏中行
氏荀寅士吉射奔朝歌趙鞅復入于絳先是祁盈午之子執其家
臣祁勝鄔臧祁勝賂蹀蹀為之言于頃公遂滅祁氏羊舌氏蹀
之力也左傳蹀卒謚曰文子子甲是為知宣子甲子二宵瑤瑤嗣

卿世本逝邀生莊子首首生武子灌灌生莊子朔朔生悼子盈盈生文子櫟櫟生宣子申申生智伯瑤。按此朔生盈誤又朔謚與其祖同亦誤

荀瑤知伯甲之子知襄子也為晉卿出公三年哀二十三年瑤伐齊
齊禦之瑤視齊師馬駭遂驅之曰齊人知余旗其謂余畏而反
也及壘而還將戰長武子晉大夫請卜瑤曰君告于天子而卜之
以守龜于宗祧吉矣吾又何卜焉且齊人取我英邱君命瑤非
敢耀武也治英邱也以辭伐罪足矣何必卜戰于犁邱齊師敗
績瑤親禽顏庚齊大夫顏孫聚七年哀二十七年瑤帥師伐鄭次于桐邱鄭
請救于齊齊陳恒救之及濮雨陳恒衣製雨杖戈立于阪上馬
不出者助之鞭之瑤聞之乃還曰我卜伐鄭不卜敵齊使謂陳



恒曰大夫陳子陳之自出陳之不祀鄭之罪也故寡君使瑤察

陳表焉謂大夫其恤陳乎若利本之顛瑤何有焉陳恒怒曰多

陵人者皆不在知伯其能又乎說苑智伯伐鄭田恒救之有登

助之壘合而後處井竈成而後食智伯曰吾聞田恒新得國而

愛其民內同其財外同其勤勞治軍若此其得衆也不可待也

乃去十一年悼四瑤帥師圍鄭入南里門于桔秩之門將門瑤

謂趙無恤入之對曰主伯謂知在此瑤曰惡而無勇惡貌何以為

子對曰以能忍耻庶無害趙宗乎瑤不悅無恤由是甚瑤左史

晉出公十一年知伯伐鄭趙簡子疾使太子毋恤將而圍鄭知

伯醉以酒灌擊毋恤毋恤羣臣請死之毋恤曰君所以置毋恤

為能忍詢然亦愠知伯知伯歸謂簡子使廢毋恤簡子不聽毋

恤由此怨知伯按晉出公十一年為魯悼公四年傳于魯哀

公二十年趙襄子稱先臣志父是簡子十八年悼十瑤與趙韓

已前卒史誤紀年十三年荀瑤城南梁

魏盡分范中行故地出公怒告齊魯欲以伐四卿四卿恐遂共

攻出公出公奔齊道死瑤乃立昭公曾孫驕是為懿公是時晉

政皆決于瑤懿公不得有所制瑤遂有范中行故地最强史世家

中山之國有夙繇韓非子者瑤欲攻之而無道也為鑄大鐘方

車二軌以遺之夙繇之君將斬岸堙谿以迎鐘赤章蔓枝諫曰

詩云維定國我胡則以得是于知伯夫知伯之為人也貪而

無信又欲攻我而無道故為大鐘方車二軌以遺君君因斬岸

堙谿以迎鐘師必隨之弗聽又諫君曰大國為權而子逆之不

祥子釋之赤章蔓枝曰為臣不忠罪也忠不見用遠身可也斷

轂而行至衛七日而夙繇亡呂氏紀年出公十八年河水赤三

瑤欲伐衛遺衛君野馬四白璧一南文子臣衛曰此小國之禮而

大國致之君其圖之衛君告邊境瑤果襲衛至境而反曰衛有

賢人先知吾謀也國說苑趙簡子事同又載智伯造舟策為梁將以襲衛事見甯文子傳瑤益驕

請地韓魏韓魏與之請地趙趙不與以其圍鄭之辱也瑤怒率

韓魏攻趙趙毋卹懼奔保晉陽三國攻晉陽歲餘引汾水灌其

城城不浸者三版史記瑤行水魏駒即桓御韓虎即康驂乘瑤曰

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國也魏駒肘韓虎韓虎履魏駒之跗以

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也趙無恤使張孟談私于

韓魏韓魏陰與約毋卹乃夜殺守隄吏決水灌瑤軍瑤亂韓

魏翼而擊之毋卹犯其前大敗其眾遂殺瑤滅其族而分其地

國韓非子智伯軍敗晉陽身死高良之京遂卒被分漆其首以

策為洩器淮南子襄子疏隧而擊之大敗知伯破其頭以為飲

器呂氏春秋同史記韓魏殺知伯埋于鑿壺之下後漢書注引

今本無古文瓊語知伯敗將出走夢火見于西方乃奔秦又夢

見于南方遂奔楚說苑智伯厨人亡災籩而知之韓魏反而不

知史記年表秦厲共公二十五年晉大夫知開率其邑人來奔

二十九年晉大夫知伯寬率其邑人來奔正義開知伯瑤之子也

知果者國策作知氏族為晉大夫知甲有二子曰宵曰瑤甲將

以瑤為後知果曰不如宵也甲曰宵也狠對曰宵之狠在面瑤

之狠在心心狠敗國面狠不害瑤之賢于人者五其不逮者一

美鬢長大則賢射御足力則賢伎藝畢給則賢巧文辯惠則賢

彊毅果敢則賢如是而甚不仁以其五賢陵人而以不仁行之

其誰能待之若果立瑤也知宗必滅弗聽國語及立是為知伯知

伯結韓魏伐趙圍晉陽三年趙遣張孟談結韓魏之君陰約三軍孟談朝知伯而出遇果轅門之外果入見知伯曰二主殆將有變臣遇張孟談于轅門之外其志矜其行高知伯曰不然吾與二主約謹矣破趙三分其地寡人所親必不欺也子釋之果出見二主人說知伯曰二主色動而意變必背君不如殺之知伯曰兵著晉陽三年矣且暮當拔而饗其利乃有他心不可子慎勿復言果曰不殺則遂親之知伯曰親之奈何曰魏桓子之謀臣曰趙葭韓康子之謀臣曰段規是皆能移其君之計君其與二君約破趙則封二子各萬家之縣一如是則二主之心可不變而君得所欲矣知伯曰破趙而三分其地又封二子者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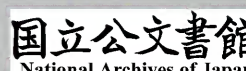
萬家之縣一則吾所得者少不可果見君之不用也出更其姓為輔氏知氏滅惟輔氏存焉策國

知伯國者知氏族亦晉大夫荀瑤還自衛三卿知瑤韓虎魏駒宴于藍臺瑤戲韓虎而侮段規魏駒之相伯國聞之諫曰主不備難必至矣

曰難將由我我不為難誰敢興之對曰異于是夫卻氏有車轅之難卻驪執長魚矯父母妻子同趙有孟姬之讒趙莊姬通于趙嬰讒趙同

趙括于景趙括于景欒有叔祁之愬欒祁與其老州賓通愬公而殺之欒盈于士句遂滅欒氏范中行有函治之難函治范臯夷之邑臯夷無寵于范氏謀逐范吉射中行寅卒滅之皆主之所知也夏書

有之曰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周書有之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夫君子能勤小物故無大患今主一宴而耻人之君



相又弗備曰不敢與難無乃不可乎夫誰不可喜而誰不可懼

蚋蛾作蟻盜蠱皆能害人况君相乎弗聽國語

論曰發黃間者却引滿理勢之歸也晉之舊姓十一族降在阜

隸不知凡幾知魏趙韓狎柄晉國而知氏尤虎視最彊將猛噬

三家何有于晉廼釋括之頃踣躐而仆之其却引之道乎

祁奚 祁午 祁盈

祁奚者食邑于祁因以為氏高粱伯之子也韋昭高粱伯注系未詳初事

景公悼公即位以奚為中軍尉國語知祁奚之果而悼公三年

襄三 奚請老公問嗣焉稱解狐其讎也將立之而卒韓非子解

于簡主以為相其讎以為且幸釋已也往謝狐乃引弓送而射之曰薦汝公也讎汝私怨也不以私怨故擁汝于吾君一曰解

狐舉邢伯柳為上黨守柳往謝之曰子釋罪敢不再拜曰舉子

公也怨子私也子往矣怨子如初也又作趙武事○按解狐卒

于悼公三年時簡子尚未立說誤作趙武亦誤韓詩又問對曰

外傳解狐薦荆伯柳為西河守作魏文侯事亦誤

午也可若君擇子莫若父午之少也婉以從令游有鄉處有所

好學而不賦其壯也彊志而用命守業而不淫其冠也和安而

好淑柔惠小物而鎮定大事有直質而無流心非義不變非上

不舉若臨大事其可以賢于臣也臣請薦所能擇而君比義焉

公使午為軍尉沒平公軍無稅政呂氏春秋畧同左傳而作祁

羊黃于是羊舌職死公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赤職于是使

祁午為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君子謂奚能舉善矣平公元年襄

六年襄奚為公族大夫左傳士甸與蘇大夫爭田久而無成甸欲攻之

問于奚奚曰公族之不恭公室之回內事之邪大夫之貪是吾

罪也若以軍官從子之私懼子之應且憎也國語六年襄二十

句逐樂盈殺其黨羊舌虎十人而囚羊舌肸即叔向樂王鮒曰吾為子請羊舌肸弗應出不拜入皆咎肸肸曰必祁大夫樂王鮒從君者也何能行祁大夫外舉不棄讎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夫子覺者也于是奚老矣聞之乘驛而見士句曰詩曰惠我無疆子孫保之書曰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以棄社稷不亦惑乎繇廼而禹興伊尹放大甲而刑之卒無怨也管蔡為戮周公右王若之何其以虎也棄社稷子為善誰敢不勉多殺何為士句說與之乘而言諸公而免之奚不見肸而歸肸亦不告免焉而朝左呂氏

春秋羊舌虎善樂盈樂盈有罪晉誅羊舌虎叔嚮為之叔而後祁奚曰吾聞小人得位不爭不祥君子在憂不救不祥乃徃見范宣子曰善為國者賞不過而刑不慢賞過則懼及淫人刑慢則懼及君子與其不幸而過寧過而賞淫人毋過而刑君子宣子乃命吏出叔嚮

祁午者奚之子也初事悼公為中軍尉平公時士句與蘇大夫爭田午見曰晉為諸侯盟主子為正卿若能靖端諸侯使服聽命于晉晉國其誰不為子從何必蘇盍密和和大以平小乎平公十七年昭元年晉楚及諸侯之大夫會于虢尋宋之盟也宋盟在襄二十七年午謂趙武曰宋之盟楚人得志于晉謂楚先敢今令尹謂公之不信諸侯之所聞也子弗戒懼又如宋子木即屈建之信稱于諸侯猶詐晉而駕焉况不信之尤者乎楚重得志于晉晉之耻也

子相晉國以為盟主于今七年矣再合諸侯三合大夫服齊狄
 寧東夏平秦亂城淳于師徒不頓國家不罷民無謗讟諸侯無
 怨天無大災子之力也有令名矣而終之以耻午也是懼吾子
 其不可以不戒趙武曰武受賜矣乃盟午卒子盈事頃公頃公
 十二年昭二十八年盈家臣祁勝與鄔臧通室易妻也盈將執之訪于
 司馬叔游叔侯之子叔游曰鄭書有之惡直醜正實蕃有徒無道立
 矣子懼不免姑已若何盈曰祁氏私有討國何有焉遂執之祁
 勝賄荀躒荀躒為之言于公公執盈盈之臣曰鈞將皆死懋使
 吾君聞勝與臧之死也以為快乃殺之公殺盈及楊食我羊舌
 子食我盈之黨也遂滅祁氏及羊舌氏左傳

論曰陰中善類莫利于黨駢首誅之無敢橫議者乘驛犯危卒
 免善人信矣祁大夫果而不淫夫我鄉往之三日不食

諸公子傳 共太子申 杜原 欵附 奚齊 卓子

伯儵叔劉 公子雍 公子樂

共太子名申生獻公之子母曰齊姜獻公立以為太子及驪姬
 生奚齊驪姬請使申生處曲沃奚齊處絳公許之及烝于武公
 公稱疾不與使奚齊泣事猛足大子 臣言于太子曰伯氏猶言長子也
 不出奚齊在廟子盍圖乎太子曰吾聞之羊舌大夫羊舌職 之父曰
 事君以敬事父以孝受命不遷為敬敬順所安為孝棄命不敬
 作令不孝又何圖焉且夫間父之愛而嘉其况有不忠焉廢人

以自成有不貞焉孝敬忠貞君父之所安也棄安而圖遠于孝
 矣吾其止也獻公十六年閔元年公作二軍公將上軍太子將下
 軍以伐霍士為曰太子不得立矣君有異心不如逃之君得其
 欲太子遠死且有令名為吳大伯不亦可乎太子聞之曰子與
 之為我謀忠矣然吾聞之為人子者患不從不患無名為人臣
 者患不勤不患無祿今我不才而得勤與從又何求焉馬能及
 吳大伯乎太子遂行克霍而反讒言彌興十七年閔二年公使大
 子伐東山臯落氏至于稷桑臯落
翟地翟人出逆太子欲戰狐突諫
 曰不可突聞之國君好艾大夫殆好內適子殆社稷危若惠于
 父而遠于死惠順也去避奚齊為
順父心而遠于死也惠于眾而利社稷其可以圖

之乎况其危身于翟以起讒于內也太子曰不可君之使我非
 歡也抑欲測吾心也是故賜我奇服而告我權奇服偏袿
權金珌也又有
 甘言焉言之大甘其中必苦譖在中矣君故生心雖蝸蝸木
蟲譖
從中起如
馬避之不若戰也不戰而反我罪滋厚我戰雖死猶
 有令名焉果戰敗翟而反二十一年僖四年驪姬以君命命太子
 曰君夢齊姜必速祠而歸福太子祭于曲沃歸福于絳公田驪
 姬受福乃寘鴆于酒置董于肉鴆運日
董為頭公至召太子獻公祭之
 地地墳也太子恐而出公命殺其傅杜原款太子奔新城即曲
沃
 杜原款將死使小臣圍告于申生曰欵也不才寡知不敏不能
 教導以至于死不能深知君之心度棄寵求廣土而竄伏焉小

心猶介不敢行也是以言至而無所訟之故陷于大難乃逮于
讒然歎也不敢愛死唯與讒人均是惡也吾聞君子不去情不
反讒讒行身死可也猶有令名焉死不遷情彊也守情說父孝
也殺身以成志仁也死不忘君敬也孺子勉之死必遺愛死民
之思不亦可乎天子許諾人謂天子曰非子之罪何不去乎大
子曰不可去而罪釋必歸于君是惡君也章父之惡而笑諸侯
吾誰鄉而入內困于父母外困于諸侯是重困也棄君去罪是
逃死也吾聞之仁不惡君知不重困勇不逃死乃雉經于新城
之廟左傳或謂天子辭君必辨焉天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
食不飽我辭姬氏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曰子其行乎大
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將死使猛足言于狐突曰申生有罪不
此名也以出人誰約我

聽伯氏以至于死申生不敢愛其死雖然吾君老矣國家多難

伯氏不出奈吾君何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以至于死

雖死何悔及惠公即位改葬太子謚曰共君國記禮
語弓同兒乃謚曰

共太子更葬矣後十四年晉亦不昌昌乃在况史記

奚齊卓子皆獻公之子也公伐驪戎以驪姬歸驪姬生奚齊其

娣生卓子獻公二十一年僖四驪姬譖申生而殺之遂以奚齊

為太子二十五年僖九公薨奚齊立冬十月里克殺之荀息立

卓子十一月里克又殺之左傳

伯儵叔劉並文公公子母曰季隗公處狄時之所生也文公元年

僖二十四年公入即位狄人歸季隗而請其二子公子雍公子樂亦

句已晉諸臣傳卷十二

文公子雍母曰杜祁樂母即懷嬴也雍仕于秦樂仕于陳襄公
 七年^{文六年}公薨靈公少我以難故欲立長君趙盾曰立公子雍
 好善而長先君愛之且近于秦秦舊好也置善則固事長則順
 立愛則孝結舊則安為難故欲立長君有此四德難必抒矣狐
 射姑曰不如立公子樂辰嬴^{即懷嬴}嬖于二君立其子民必安之
 趙盾曰辰嬴賤班在九人其子何震^{威也}之有且為二嬖淫也為
 先君子不能求大而出在小國辟也母淫子辟無威陳小而遠
 無援將何安焉杜祁以君故讓偪姑^{襄公母}而上之以狄故讓季
 隗^{狄女}而已次之故班在四先君是以愛其子而仕諸秦為亞卿
 焉秦大而近足以為援母愛子義足以威民立之不亦可乎使

先蔑士會如秦逆雍射姑亦使召樂盾殺樂于郟^{晉地}明年秦送

雍盾又背雍而立靈公雍卒不立^{左傳}

論曰人審所安共大子却三子之謀而杜傅是循其安死以德
 父蓋亦蒞中久矣詩有小弁傷哉其辭之比也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尚史

謂庸庸祇祇者謂此物也夫十伯即土庸中行伯即荀君信之

亦庸士伯此之謂明德矣文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故詩曰陳

錫哉周能施也率是道也其何不濟景公七年宣十公命士會

將中軍且為大傅于是晉國之盜逃奔于秦職曰吾聞之禹稱

善人不善人遠此之謂也夫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

冰善人在上也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民諺曰民之多幸國之不

幸也是無善人之謂也及悼公即位使祁奚為中軍尉職佐之

國語知羊舌職之職悼公三年職率左傳子四曰赤盼紂

敏肅給也使佐之虎

羊舌赤者所謂銅鞮伯華也事悼公悼公三年襄三代職佐申

軍尉士甸與酈大夫爭田欲攻之問于赤赤曰外有軍內有事

赤也外事也不敢侵官且吾子之心有出焉可徵訊也謂以軍

召問國及欒盈之難士甸囚赤及其弟盼既而免之左傳赤之子

曰子容

羊舌盼字叔向食邑于楊又曰楊盼悼公時使傅太子彪即平

國語平公即位盼為太傅盼弟虎字叔虎美而有勇力欒盈嬖之

平公六年襄二十士甸逐欒盈殺虎且囚盼人謂盼曰子離于

罪其為不知乎盼曰與其死亡若何詩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

知也會祁奚請盼盼免冬公會諸侯于商邱錮欒氏也齊侯衛

侯不敬盼曰二君者必不免會朝禮之經也禮政之輿也政身

尚史 晉諸臣傳卷十三

之守也怠禮失政失政不立是以亂也十一年哀二十六年我以孫

林父故執衛侯齊侯鄭伯為衛侯故來公兼享之賦嘉樂國弱

相齊侯賦蓼蕭公孫舍之即子展軍氏也相鄭伯賦緇衣盼僉公拜二

君曰寡君敢拜齊君之安我先君之宗祧也敢拜鄭君之不貳

也國弱使晏嬰私于盼曰晉君盟主也今為臣執君若之何盼

告趙武武以告公公言衛侯之罪使盼告二君告殺晉成三國

弱賦鸞之柔矣舍之賦將仲子兮公乃許歸衛侯盼曰鄭七穆

謂罕氏駟氏國氏良氏游氏豐氏申氏也鄭穆公十一子子然二子孔三族已亡子羽不為卿故曰七穆罕氏其後

亡者也子展儉而壹十二年襄二十七年宋向戌欲弭諸侯之兵為

會于宋五月趙武至于宋宋人享武盼為介及楚屈建至將盟

楚人衷甲趙武患之以告盼盼曰何害也匹夫一為不信猶不

可單斃其死單盡斃若合諸侯之卿以為不信必不據矣食言

者不病不病者單斃于死非子之患也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必莫

之與也安能害我且吾因宋以守病為楚所病則入宋城則夫能致死與

宋致死雖倍楚可也子何懼焉又不及是曰弭兵以召諸侯而

稱兵以害我吾庸多矣非所患也國語諸侯之大夫盟于宋楚

叔向曰若之何叔向曰子何患焉患不可暴信不可犯忠自中

而信自身其為德也深矣其置本也固矣故不可拂也今我以

忠謀諸侯而以信覆之荆之逆諸侯也亦云是以在此若襲我

是自背其信而塞其忠也信反必弊忠塞無用安能害我且夫

合諸侯以為不信諸侯何望焉此行也荆敗我諸侯必叛之子

何愛于死死而可以固晉國之盟主何懼焉是行也以蓄為軍

攀輦即利而舍候遮杆衛不及盟晉楚爭先歆盼謂趙武曰諸

行楚人不敢謀畏晉之信也

侯歸晉之德只非歸其尸盟也子務德無爭先且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楚為晉細不亦可乎乃先楚人國語宋之盟楚請先歆叔向謂趙文子曰夫伯王之勢在德不在先歆子若能以忠信贊君而裨諸侯之闕歆雖後諸侯將戴之何爭于先若違于德而以賄成事今雖先歆諸侯將棄之何欲于先昔成王盟諸侯于岐陽楚為荆蠻置茅蕪設望表與鮮牟守燎故不與盟今將與狎主諸侯之盟唯有德也子務德勿爭先一坐所尊為客宋公享晉楚之大夫趙武為客與之言弗能對使盼侍言焉屈建亦不能對也十七年昭元年趙武會楚公子圍于號尋宋之盟也公子圍設服離衛設君服陳兵衛事畢趙武謂盼曰令尹即公子圍自以為王矣何如對曰王弱令尹彊其可哉雖可不終武曰何故對曰彊以克弱而安之彊不義也不義而彊其斃必速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彊不義也令尹

為王必求諸侯晉少懦矣諸侯將往若獲諸侯其虐滋甚民弗堪也將何以終夫以彊取不義而克必以為道道以淫虐弗可久矣是年冬十一月公子圍弑楚王右尹王子比即子比來奔從車五乘先是秦公子鍼景公母弟亦來奔其車千乘盼使與秦公子同食皆百人之餼趙武國語作韓宣子曰秦公子富盼曰底祿以德德鈞以年年同以尊公子以國不聞以富且夫以千乘去其國彊禦已甚詩曰不悔鰥寡不畏彊禦秦楚匹也十八年昭二年韓須如齊逆女齊陳無宇送女致少姜公以其非卿執諸中都少姜為之請不許少姜卒盼言陳無宇于公曰彼何罪君使公族逆之齊使上大夫送之猶曰不共君求以貪國則不共而執其使

君刑已頗何以為盟主且少姜有辭乃歸陳無字十九年昭三年

齊侯使晏嬰請繼室于我公使盼許之既成晏嬰受禮盼從

之晏相與語盼曰齊其何如晏嬰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為

陳氏矣公棄其民而歸于陳氏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為豆

各自其四以釜計釜四豆為區區斗六升四釜十則鍾六斛陳

氏三量皆登一馬鍾乃大夫矣豆區釜三等皆加舊量之一以五

斗鍾八斛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山木如市弗加于山魚鹽

蜃蛤弗加于海民參其力二入于公而家食其一公聚朽蠹而

三老上壽中壽下壽皆八十以上者凍餒國之諸市履賤踊貴彌刑足者之履民人痛

疾而或燠休之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

辟之箕伯直柄虞遂伯戲皆舜後陳氏之先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齊矣

胡公四人之後始封陳之祖大姬其妃也言陳氏將有國其先祖鬼神已與胡公共在齊盼曰然雖吾公室

今亦季世也戎馬不駕卿無軍行公乘無人卒列無長庶民罷

敝而宮室滋侈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民間公命如逃寇讎樂

郟胥原狐續慶伯八姓晉舊臣之族降在皂隸政在家門民無所依君

曰不以樂悖淫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讒鼎之銘曰昧且不

顯後世猶怠况日不悛其能久乎晏嬰曰子將若何盼曰晉之

公族盡矣盼聞之公室將卑其宗族枝葉先落則公從之盼之

宗十一族唯羊舌氏在而已盼又無子無賢子公族無度幸而得

死豈其獲祀秋七月鄭罕虎來賀夫人且告曰楚人日徵敝邑

以不朝立王之故楚靈王新立往則畏執事謂寡君有外心不往則

宋之盟云宋盟交相見進退罪也寡君使虎布之韓起使盼對曰君

若辱有寡君在楚何害脩宋盟也君苟思盟寡君乃知免于戾

矣君若不有寡君雖朝夕辱于敝邑寡君猜焉君實有心何辱

命焉君其往也苟有寡君在楚猶在晉也二十一年昭五年韓起

如楚送女盼為介鄭罕虎游吉勞諸索氏游吉謂盼曰楚王汰

侈已甚子其戒之盼曰汰侈已甚身之災也焉能及人若奉吾

幣帛慎吾威儀守之以信行之以禮敬始而思終終無不復從

而不失儀敬而不失威道之以訓辭奉之以舊法考之以先王

度之以二國雖汰侈若我何及楚楚子欲以韓起為閹則足使守門

以盼為司官加官刑以辱我遠啟疆諷楚子楚子乃謝厚為韓起

禮又欲敖盼以其所不知而不能亦厚其禮二十二年昭六年鄭

人鑄刑書盼使詒公孫僑書曰始吾有虞于子今則已矣昔先

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猶不可禁禦是故開

之以義糾之以政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為祿位以

勸其從嚴斷刑罰以威其淫懼其末也故誨之以忠聳之以行

教之以務使之以和臨之以敬泣之以彊斷之以剛猶求聖哲

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于是乎可任使也而不

生禍亂民知有辟則不忌于上並有爭心以徵于書而微幸以

成之弗可為矣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

句史 晉諸臣傳卷十三

亂政而作九刑九刑或即呂刑二辟之興皆救世也今吾子相鄭國作

封漁立謗政作邪賦制參辟鑄刑書參辟謂用三代之法將以靖民不亦

難乎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又曰儀刑文王萬邦作

孚如是何辟之有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于書雖刀之末將

盡爭之亂獄滋豐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盼聞之國將

亡必多制其此之謂乎僑復書曰若吾子之言僑不才不能及

子孫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太惠夏六月楚公子棄疾來

聘報韓起也起之適楚楚人弗逆棄疾及晉竟公將亦弗逆盼

曰楚辟我衷辟邪衷正也若何效辟詩曰爾之教矣民胥效矣從我

而已焉用效人之辟書曰聖作則無寧以善人為則而則人之

辟乎匹夫為善民猶則之况國君乎公說乃逆之二十五年昭九年

周甘人與閻嘉晉閻縣大夫爭閻田我率陰戎伐潁周邑王使詹桓

伯辭于我曰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蕃屏周亦其廢隊是為豈

知弁髦而因以倣之童子垂髦始冠必以弁故曰弁髦緇布冠也既三加冠成禮棄其緇布之冠永不復

用后稷封殖天下今戎制之不亦難乎盼謂韓起曰文之伯也

豈能改物翼戴天子而加之以共自文以來世有衰德而暴滅

宗周以宣示其侈諸侯之貳不亦宜乎且王辭直子其圖之韓

起說乃致閻田反潁俘平公薨事昭公元年昭十一年楚子召

蔡靈侯而殺之圍蔡韓起問于盼曰楚其克乎對曰克哉蔡侯

獲罪于其君謂弑父而立而不能其民天將假手于楚以斃之何故

尚書

晉諸臣傳卷十三

七

不克然盼聞之不信以幸其可再也楚王奉孫吳以討于陳曰
將定而國陳人聽命而遂縣之合又誘蔡而殺其君以圍其國
雖幸而克必受其咎弗能久矣樂克有緡以喪其國紂克東夷
而隕其身楚小位下而亟暴于二王能無咎乎天之假助不善
非祚之也厚其凶惡而降之罰也且譬之如天其有五材即五行
而將用之力盡而敝之是以無拯不可沒振猶言沒不復振夏五月
周單成公會韓起于戚視下言徐盼曰單子其將死乎朝有著
定朝內列位常處謂之表著會有表野會設表以為位衣有綰帶有結綰領帶結會朝
之言必聞于表著之位所以昭事序也視不過結綰之中所以
道容貌也言以命之容貌以明之失則有闕今單子為王官伯

而命事于會視不登帶言不過步貌不道容而言不昭矣不道

不共不昭不從貌正白共言順曰從無守氣矣魯齊歸昭公母薨大蒐于比

蒲及葬魯侯不感盼曰魯公室其卑乎君有大喪國不廢蒐有

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感國不恤喪不忌君也君無感容不顧

親也國不忌君君不顧親能無卑乎殆其失國三年昭十三年楚觀

從觀起之子召公子比即子干公子黑肱即子皙元年子干奔晉子皙奔鄭將為亂于

楚公子比歸韓起問于盼曰子干其濟乎對曰難起曰同惡相

求如市賈焉何難對曰無與同好誰與同惡取國有五難有寵

而無人一也有人而無主二也有主而無謀三也有謀而無民

四也有民而無德五也子干在晉十三年矣晉楚之從不聞達

者可謂無人族盡親叛可謂無主無釁而動可謂無謀為羈終
世可謂無民亡無愛徵可謂無德王虐而不忘楚君子干涉五
難以弒舊君誰能濟之有楚國者其棄疾乎棄疾楚平王名君陳蔡城
外屬焉苛慝不作盜賊伏隱私欲不違民無怨心先神命之共
以璧見于羣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乃密埋璧于庭使五人
入拜康王跨之靈王肘加焉子干子皙皆遠之平王再拜皆厭
細國民信之羊姓有亂必季實立楚之常也獲神一也有民二
也令德三也寵貴四也居常五也有五利以去五難誰能害之
子干之官則右尹也數其貴寵則庶子也以神所命則又遠之
其貴亡矣其寵棄矣民無懷焉國無與焉將何以立起曰齊桓
晉文不亦是乎對曰齊桓衛姬之子也有寵于僖有鮑叔牙賓

須無隰朋以為輔佐有莒衛以為外主有高國以為內主從善
如流下善齊肅不藏貽不從欲施舍不倦求善不厭是以有國
不亦宜乎我先君文公狐季姬之子也有寵于獻好學而不貳
生十七年有十五人有先大夫子餘趙衰子犯狐偃以為腹心有魏
驪賈佗以為股肱有齊宋秦楚以為外主有欒卻狐先以為內
主亡十九年守志彌篤惠懷棄民民從而與之獻無異親民無
異望天方相晉將何以代文此二君者異于子干共有寵于國
有與主寵子與主并謂棄疾無施于民無援于外去晉而不送歸楚而不
逆何以冀國晉成虎祁宮名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為魯取鄭
故年在十我將以諸侯討魯盼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并徵會

告于吳子辭還秋七月遂合諸侯于平邱將尋盟齊人不可
盼告于齊曰諸侯求盟已在此矣今君弗利寡君以為請對曰
諸侯討貳則有尋盟若皆用命何盟之尋盼曰國家之敗有事
而無業事則不經有業而無禮經則不序有禮而無威序則不
共有威而無昭共則不明不明棄共百事不終所由傾覆也是
故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歲聘以修其職業間朝以講禮三年一朝
王班爵之義再朝而會以示威六年一會以訓上下再會而盟
率長幼之序十二年一盟所以昭信義凡八聘四以顯昭明朝再會王一巡守盟于方嶽之下志業于好講禮
于等示威于眾昭明于神自古以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恒
由是興晉禮主盟懼有不治奉承齊犧齊盟之犧牲而布諸君求終

事也君曰余必廢之何齊之有唯君圖之齊人懼對曰小國言
之大國制之敢不聽從盼曰諸侯有間矣不可以不示眾八月
治兵建而不旆建立旌旗不曳既而旆之軍將戰則旆故復旆以恐之諸侯
畏之公以邾莒愬故不見魯侯使盼往辭曰諸侯將以甲戌盟
寡君知不得事君矣請君無勤魯人對曰君信蠻夷之訴以絕
兄弟之國寡君聞命矣盼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
行之必可畏也况其率道其何敵之有牛雖瘠償于豚上其畏
不死償仆也以瘠牛仆于小豚之上牛不畏豚之不死亦猶晉不畏魯之不亡也南蒯子仲之憂子仲
公子懋懋與南蒯謀季其庸可棄乎若奉晉之眾用諸侯之師
因邾莒杞鄆之怒以討魯罪間其二憂何求而弗克魯人懼聽

命甲戌同盟于平邱五年昭十五年荀躒如周葬穆后大子壽籍談

為介既葬除喪以荀躒宴樽以魯壺王讓晉不脩職貢無彝器

籍談歸以告盼盼曰王其不終乎吾聞之所樂必卒焉今王樂

憂若卒以憂不可謂終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謂大子壽

子絕期唯服三年故后于是乎以喪賓宴又求彝器樂憂甚矣

且非禮也彝器之來嘉功之由非由喪也三年之喪雖貴遂服

禮也王雖弗遂寔樂以早亦非禮也禮王之大經也一動而失

二禮無大經矣言以考典典以志經忘經而多言舉典將焉用

之左傳盼卒子楊石初平公射鵠鵠鳥不死使豎襄搏之失公怒

拘將殺之盼聞之夕夕至公告之盼曰君必殺之昔吾先君唐

叔射兕于徒林殪以為大甲以封于晉今君嗣吾先君唐叔射

鵠不死搏之不得是揚吾君之耻者也君其必速殺之勿令遠

聞公怵恫乃趣赦之說苑平公使叔向聘于吳吳人拭舟以逆

裘者歸以告公公曰吳其亡乎奚以敬舟奚以敬民叔向對曰

君為馳底之臺上可發千兵下可陳鐘鼓諸侯亦曰奚以敬臺

奚以敬民所敬各異也公乃罷臺又曰公問叔向曰歲饑民疫

翟人攻我將若何對曰歲饑來年反矣疫將止矣翟不足患也

曰患有大于此者乎對曰夫大臣重祿而不諫近臣畏罪而不

言左右顧寵于小官而君不知此患之大者也公曰善韓非子

叔向御坐平公請事公腓痛足痺轉筋而不敢壞坐高士傳亥

唐晉人也平公與亥唐坐亥唐出叔向入平公伸足曰向與亥

先生無欲也吾非正坐無以養之子何不說乎 盼見女叔齊

之子齊即司馬侯其撫而泣之曰自此其父之死吾蔑與比而

事君矣昔者此其父始之我終之我始之夫子終之無不可籍

偃籍季在側曰君子有比乎盼曰君子比而不別比德以贊事

比也引黨以封已利已而忘君別也盼嘗見韓起韓起憂貧盼

賀之起曰吾有卿之名而無其實無以從二三子吾是以憂子

賀我何故對曰昔欒武子欒無一卒之田其官不備其宗器宗

祭器宣其德行順其憲則使越于諸侯諸侯親之戎狄懷之以正

晉國行刑不疚以免于難及桓子書驕泰奢侈貪欲無藝略

則行志假貸居賄宜及于難而賴武之德以沒其身及懷子鷹

盈改桓之行而修武之德可以免于難而離桓之罪以亡于楚

夫卻昭子至其富半公室其家半三軍恃其富寵以泰于國其

身尸于朝其宗戮于絳不然夫八卻五大夫三卿其寵大矣一

朝而滅莫之哀也唯無德也今吾子有欒武子之貧吾以為能

其德矣是以賀若不憂德之不建而患貨之不足將弔不暇何

賀之有趙鞅嘗曰魯孟獻子有鬪臣五人我無一何也盼曰子

不欲也若欲之盼也待交梓可也國新序趙文子問于叔向曰

語晉六將軍孰先亡乎對曰

其中行氏乎中行氏之為政也以苛為察以欺為明以刻為忠

以計多為善以聚斂為良譬之猶韓草者也大則大矣裂之適

也說苑韓平子問于叔向曰剛與柔孰堅曰臣年八十矣齒再

墮而舌尚存知柔之堅于剛也韓非子叔向賦獵功多者受多

功少者受少

羊舌鮒字叔魚盼之弟也平公三年昭十三年平公合諸侯于平邱

鮒攝司馬次于衛地鮒求貨于衛淫芻蕘者淫縱衛使饋盼羹

與一篋錦曰諸侯事晉未敢攜貳况衛在君之宇下而敢有異

志芻蕘者異于他日敢請之盼受羹反錦曰晉有羊舌鮒者瀆
貨無厭亦將及矣為此役也子若以君命賜之其已客從之未
退而禁之我以邾莒故執魯季孫意如既而歸之意如請從于
會欲得盟會見遣不欲私去士勾患之謂盼曰子能歸季孫乎對曰不能鮒
也能乃使鮒鮒見意如曰昔鮒也得罪于晉君自歸于魯君蓋
叔虎樂散武子意如之祖之賜不至于今雖獲歸骨于晉猶子
則肉之敢不盡情歸子而不歸鮒也聞諸吏將為子除館于西
河其若之何且泣意如懼遂先歸邢侯楚申公巫臣之子與雍子亦故楚人
爭鄙田久而無成四年昭十四年理官士彌牟如楚鮒攝理韓起命
斷舊獄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于鮒鮒蔽罪邢侯曲斷其罪也邢侯

怒殺鮒與雍子于朝韓起問其罪于盼盼曰三人同罪施生戮
死可也施行罪也雍子自知其罪而賄以買直鮒也鬻獄邢侯專殺
其罪一也已惡而掠美為昏貪以敗官為墨殺人不忌為賊夏
書曰昏墨賊殺臯陶之刑也請從之乃施邢侯而尸雍子與鮒
于市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治國制刑不隱于親三數叔魚
之罪平邱之會數其賄也歸魯季孫稱其詐也邢侯之獄言其貪也不為末減曰義也夫可謂
直矣楊石字伯石又名楊食我盼之子也頃公十二年昭二十八年
祁盈專殺頃公殺盈及食我食我黨盈而助亂也遂滅祁氏羊
舌氏左傳事見祁盈傳史記晉之宗家祁奚孫叔嚮子相惡于君
其邑為十縣各令其子為大夫

論曰或謂春秋莫賢于子產子曰其叔向乎美足以正君知足以周物水德盈科無所慊焉疇能及之然知其無子不獲終祀而義短石碣私討不及豈三數弟魚不能加諸食我哉

慶鄭 蛾皙 梁由靡 虢射 家僕徒

司馬說附

慶鄭者晉之舊姓也梁由靡虢射家僕徒蛾皙並為晉大夫事

惠公惠公許賄秦五城既入而背之惠公四年僖十年我饑秦輸

之粟明年秦饑使乞糴于我我弗與慶鄭曰背施無親幸災不

仁貪愛不祥怒鄰不義四德皆失何以守國虢射曰皮之不存

毛將安傅皮以喻所許秦城毛以喻糴慶鄭曰棄信背鄰患孰恤之無信患

作失援必斃是則然矣虢射曰無損于怨而厚于寇不如勿與

慶鄭曰背施幸災民所棄也近猶讎之况怨敵乎弗聽退曰君

其悔是哉六年僖十年秦伯伐我及韓公謂慶鄭曰寇深矣若之

何對曰君實深之可若何公曰不孫卜右慶鄭吉弗使使步揚

郤讎之父御戎家僕徒為右乘小駟鄭入也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

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唯所納之

無不如志今乘異產以從戎事及懼而變將與人易亂氣狡僨

陰血周作張脉僨與外疆中乾進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

弗聽戰于韓原晉戎馬還淳而止公號慶鄭鄭曰懷諫違卜固

敗是求又何逃焉遂去之梁由靡御韓簡韓簡晉卿韓萬之孫虢射為右

輅秦伯將止之輅迎也慶鄭以救公誤之遂失秦伯而秦乃獲公

以歸左傳冬十一月秦伯將歸公未至蛾析謂慶鄭曰君之止子

之罪也今君將來子何侯慶鄭曰鄭也聞之曰軍敗死之將止

死之二者不行又重之以誤人而喪其君有大罪三將安適君

若來將待刑以快君志君若不來將獨伐秦不得君必死之此

所待也臣得其志而使君曹是犯也曹慙犯逆也君行犯猶失其國

而况臣乎公止于絳郊聞慶鄭止使家僕徒召之曰鄭也有罪

猶在乎慶鄭曰臣怨君始入而報德不降韋注不自降下而背秦惡意謂秦兵不東

降而降而聽諫不戰戰而用良不敗既敗而誅又失有罪不可

以封國臣是以待即刑以成君政公曰刑之慶鄭曰下有直言

臣之行也上有直行君之明也臣行君明國之利也君雖弗刑

必自殺也蛾析諫曰臣聞之奔刑之臣不若教之以報讎君盍

赦之以報于秦梁由靡曰不可我能之秦豈不能且戰不勝而

報之以賊不武出戰不克入處不安不知成而反之不信失刑

亂政不威出不能入不能治敗國且殺孺子孺子子圍也秦復惠公而質子

圍言伐秦秦必殺之不若刑之公曰斬鄭無使自殺家僕徒諫曰有君不

忌有臣死刑其聞賢于刑之梁由靡曰夫君政刑是以治民不

聞命而擅進退犯政也快意喪君犯刑也鄭也賊而亂國不可

失也且戰而自退退而自殺臣得其志君失其刑後不可用也

公命司馬說軍司馬說其名也刑之司馬說進三軍之士而數慶鄭曰

夫韓之誓曰失次犯令死將止不面夷死將為敵獲而面不受傷者死偽言

誤眾死今鄭失次犯令而罪一也鄭擅進退而罪二也女誤梁由靡使失秦而罪三也君親止女不面夷而罪四也鄭也就刑慶鄭曰說三軍之士皆在有人能坐待刑而不能面夷趣行事乎遂斬鄭國語梁由靡號射遠事獻公獻公二十四年僖七年里克伐狄梁由靡御號射為右敗狄于采桑梁由靡曰狄無耻從之必大克里克曰懼之而已無速眾狄號射曰期年狄必至示之弱矣明年狄果伐我左傳

顛頡 舟之僑 祁瞞

顛頡事公子重耳驪姬之難頡從重耳出亡賢而有功卒相重耳反晉國文公五年僖二十八年公入曹令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

其族報施也

文公過曹負羈饋殮置壁

頡及魏犢怒曰勞之不圖報于何有

執僖負羈氏公舍魏犢而殺頡以徇于師立舟之僑為戎右以代魏犢夏四月我師敗楚師于城濮濟河舟之僑先歸既入殺舟之僑以徇于國是役也祁瞞奸命中軍風于澤牛馬相風而走皆失之

亡大旆之左旃司馬殺之以徇于諸侯民于是大服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左傳舟之僑者故事號公以其族適晉

而號亡

見號志

祁瞞祁氏族

韓非子公問于狐偃曰寡人甘肥周于堂厄酒豆肉集于宮殺一牛適于

國中一歲之功盡以衣士卒足以戰乎曰不足公曰吾民有喪者使郎中視事征而緩刑罰足以戰乎曰不足公曰吾民有喪者使郎中視事有罪者赦之貧窮不足者與之足以戰乎曰不足此皆所以慎產也而戰之者殺之也民之從公為慎產也因而迎殺之失所以從公矣曰然則如何曰令無得不戰公曰無得不戰奈何曰信賞必罰其足以戰公曰刑罰之極安至曰不辟親貴法行所

尚史

晉諸臣傳卷十三

六

愛公曰善明日由于圃陸顛顛後期遂斬以徇而百姓皆懼○此說獨異

李離

李離者文公之理也過聽殺人自拘當死公曰官有貴賤罰有輕重下吏有過非子之罪也離曰臣居官為長不與吏讓位受祿為多不與下分利今過聽殺人傳其罪下吏非所聞也辭不受令公曰子自以為有罪寡人亦有罪邪離曰理有法失刑則刑失死則死公以臣能聽微決疑故使為理今過聽殺人罪當死遂不受令伏劍而死史新序李離曰君量能而授官臣奉職于生勿失于殺臣受命不稱壅惠蔽恩如臣之罪乃當死君何道乎今離刻深不顧仁義信文墨不察是非聽他辭不精事實掠服無罪使百姓怨怒積于百姓惡揚于天下權輕于諸侯如臣之罪是當重死文公曰吾聞之也直而不枉不可

與德方而不圓不可與長存願子以此聽寡人也離曰君以所私害公法殺無罪而生當死二者非所以教于國也離不敢受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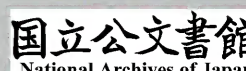
論曰武事尚信慶鄭之誅三罪之服均于信矣而惠公有私焉非中于刑也慶鄭快意喪君雖待以即刑非李離之亞已

胥臣 胥甲父 胥克 胥童

胥臣一曰白季字季子嘗為司空又曰司空季子初從公子重耳出亡及入秦秦伯歸女五人懷羸與焉懷羸故子國妻公子欲辭胥

臣曰同姓為兄弟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同姓者二人而已唯青陽與夷鼓皆為己姓青陽方雷氏之甥也方雷西陵氏之姓黃帝取于西陵氏

之子曰纍祖實夷鼓彤魚氏之甥也彤魚國名其同生而異姓者四



母之子別為十二姓凡黃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為十二姓十四人二人為姬二姬酉祁已滕箴任荀僖姞儂依是也唯青陽與倉林氏同于黃帝故皆為姬姓同德之難也如是昔少典取于有蟠氏少典黃帝神農之先有蟠諸侯也或謂少典黃帝神農之父非是生黃帝炎帝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異德故黃帝為姬炎帝為姜二帝用師以相濟也異德之故也異姓則異德異德則異類異類雖近男女相及以生民也同姓者同德同德則同心同心則同志同志雖遠男女不相及畏黷敬也黷則生怨怨亂毓災災毓滅姓是故取妻避其同姓畏亂災也故異德合姓同德合義義以道利利以阜姓姓利相更成而不遷乃能攝固

付其土房今于子子圍道路之人也取其所棄以濟大事不亦

可乎公子親筮之曰尚有晉國得貞屯悔豫皆八也內曰貞外曰悔震下

坎上屯坤下震上豫得此兩卦震在屯為貞在豫為悔八筮史謂震兩陰爻在貞在悔皆不動故曰皆八謂爻無為也

占之皆曰不吉閉而不通爻無為也震為動動過坎坎為險阻閉塞不通無所為也晉

臣曰吉是在易皆利建侯屯初九曰利建侯豫大不有晉國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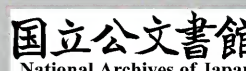
輔王室安能建侯我命筮曰尚有晉國筮告我曰利建侯得國

之務也吉孰大焉震車也坎水也坤土也屯厚也豫樂也車班

外內順以訓之班外內者屯之內有震豫之外亦有震坤順也豫內為坤屯上與四小為坤泉原以

資之士厚而樂其實不有晉國何以當之震雷也車也坎勞也

水也衆也主雷與車而尚水與衆車有震武也衆而順文也文



武其厚之至也故曰屯其繇曰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利主震雷長也故曰元眾而順嘉也故曰亨內有震雷故利貞

震以動之利也車動而上威也木動而下順也有威而眾從故必伯小事

不濟壅也故曰勿用有攸往小事小人之事震動而一夫之行

也易曰震一索而得男故曰一眾順而有武威故曰利建侯坤

母也震長男也母老子彊故曰豫其繇曰利建侯行師居樂出

威之謂也居樂母在內也出威震在外也是二者得國之卦也

公子果八是為文公文公六年僖二十公問元帥于趙衰對曰

先軫有謀胥臣多聞皆可以為輔臣弗若也乃使先軫將中軍

胥臣佐下軍國語夏四月楚圍宋我救之楚師次于城濮我師陳

于莘北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

奔楚右師潰既而狐毛先軫夾攻楚左師左師亦潰楚師敗績

襄公元年僖三十我敗狄于箕卻缺獲白狄子初胥臣舉卻缺

及是公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曰舉卻缺子之功也二年

文元年傳左胥臣及先且居伐衛取戚獲孫昭子傳失六年文五胥臣

卒傳左文公嘗學讀書于胥臣三日曰吾不能行也咫尺聞則

多矣對曰然而多聞以待能者不猶愈乎又問于胥臣曰吾欲

使陽處父傳讜也謹襄而教誨之其能善之乎對曰是在謹也

籛篠不可使俛戚施不可使仰僬僬不可使舉侏儒不可使援

矇矇不可使視囂瘖不可使言聾聵不可使聽僮昏不可使謀

質將善而賢良贊之則濟可矣也若有違質教將不入其何善

之為臣聞昔者太任娠文王不變不變動也少濬于豕牢而得文王

少濬小便豕牢厠也不加病焉文王在母不憂在傅不勤處師弗煩事王

不怒敬友二號文王弟號仲號叔也而惠慈二蔡文王子管叔初亦為蔡刑于大姒

比于諸弟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于是乎用四

方之賢良及其即位也詢于八虞而咨于二號度于閔天而謀

于南宮誨于蔡原而訪于辛尹蔡公元公辛甲尹佚皆周大夫重之以周召畢

榮億寧百神而柔和萬民故詩曰惠于宗公神罔時恫是則文

王非專教誨之力也公曰然則教無益乎對曰胡為文益其

故人生而學非學不入公曰奈夫八疾何對曰官師之取材也

戚施直鑄

且主擊鑄鑄鐘也

籛際蒙瑯

蒙戴也瑯玉磬

侏儒扶廬

扶綠也廬才

以為矇矇修聲

無目于音聲審

聾聵司火

耳無聞于視審

僮昏嚚瘖僇僇官師

匪不材也以實裔土夫教者因體能質而利之者也若川然有

原以印浦而後大

國說苑文公見咎季其廟傅于西牆公曰孰語處而西對曰君之老臣也公曰西益而宅

對曰臣之忠不如老臣之力其牆壞而不築公曰何不築對

曰一日不稼百日不食公出而告之僕僕頓首于軫曰呂刑

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君之明羣臣之福也乃令于國曰母淫宮室以妨人宅板築以時無奪農功胥臣子甲

胥甲父胥臣之子也事靈公靈公六年文十年秦伐我取羈馬我

禦之甲父佐下軍以從秦師于河曲及秦師將遁史駢請薄諸

河甲父及趙穿當軍門呼曰死傷未收而棄之不惠也不待期

而薄人于險無勇也乃止秦師夜遁十三年宣元討河曲之戰

不用命者放甲父于衛而立其子克克有蠱疾卻缺為政廢克

使趙羽佐下軍克子童又名胥之昧為大夫嬖于厲公童以克

之廢也怨卻氏厲公七年成十七年公將去諸大夫童曰必先三卻

族大多怨去大族不偏敵多怨有庸公曰然使童帥甲八百將

攻卻氏會長魚矯襲殺二卻童以甲劫欒書中行偃于朝已而

欒書中行偃執公遂殺之左傳魯氏由是不嗣左傳

胥梁帶

胥梁帶為大夫事平公齊烏餘齊大夫以廩邱來奔襲衛羊角及

魯高魚皆取之又取邑于宋諸侯弗能治也及趙武為政乃言

于公曰晉為盟主諸侯或相侵也則討而使歸其地今烏餘之

邑皆討類也而貪之是無以為盟主也請歸之公曰諾孰可使

也對曰胥梁帶能無用師公使往胥梁帶使諸喪邑者具車徒

以受地必周周密也必密來使烏餘具車徒以受封烏餘以其

衆出使諸侯偽效烏餘之封者而遂執之盡獲之皆取其邑而

歸諸侯左傳

陽處父

陽處父為大夫初事文公使傅太子文公九年僖三十二年楚使請

平于我處父報之晉楚始通冬文公薨襄公立處父為大傅襄

公元年僖三十三年我獲秦三帥既而舍之先軫怒公使處父追之

尚史

晉諸臣傳卷十三

五

及諸河則在舟中矣釋左驂以公命贈百里視視覺之卒不反
處父侵蔡楚鬪勃救之與我師夾泚而軍處父患之使謂鬪勃
曰吾聞之文不犯順武不違敵子若欲戰則吾退舍子濟而陳
遲速唯命不然紓我老師費財亦無益也乃駕以待鬪勃退舍
處父宣言曰楚師遁矣遂歸楚師亦歸楚于是殺鬪勃三年
文魯文公即位我以不朝討魯魯侯來朝使處父盟魯侯以耻
之四年
文三楚圍江處父及周王叔桓公伐楚以救江門于方
城遇息公子朱而還六年
文五處父聘于衛明年公蒐于夷舍
二軍
先是晉作五軍今舍二軍復三軍之制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處父至
自溫改蒐于董易趙盾將中軍處父趙衰之屬也故黨于趙氏

且謂趙盾能曰使能國之利也是以上之趙盾于是始為國政
既成以授處父與賈佗使行諸國以為常法秋八月襄公薨靈
公少未立狐射姑怨處父之易其班也而知其無援于晉也使
狐鞠居殺處父
公羊君將使射姑將陽處父諫曰射姑民衆不說不可使將射姑入君謂射姑曰陽處父言曰射姑民衆不說不可使將射姑怨出刺陽處父于朝而走穀梁君將與狄戰使狐夜姑為將軍趙盾佐之陽處父曰不可古者君之使臣使仁者佐賢者不使賢者佐仁者今趙盾賢夜姑仁襄公謂夜姑曰吾始使盾佐女今女佐盾矣襄公死處父主竟上事夜姑使人殺之甯有嬴氏者為逆旅大夫處父之聘于衛也反過甯邑
晉甯嬴從之及溫而還其妻問之嬴曰以剛商書曰沉潛剛克高明柔克夫子壹之其不沒乎天為剛德猶不干時况在人乎且華而不實怨之所聚也犯而聚怨不可以定身余懼不獲其

利而離其難是以去之

左國語陽處父舍于逆旅甯嬴氏嬴謂傳其妻曰吾求君子久矣乃今得之舉

而從之陽子道與之語及山而還其妻曰子得所求而不從之何其懷也曰吾見其貌而欲之聞其言而惡之夫貌情之華也言貌之機也身為情成于中言身之文也言文而發之合而後行離則有釁今陽子之貌濟其言置非其實也若中不濟而外彊之其卒將復中外易矣若外內類而言反之瀆其信也夫言以昭信奉之如機歷時而發之胡可瀆也今陽子之情謹矣以濟蓋也且剛而主能不本而犯怨之所聚賈佗初以公族從文也吾懼未獲其利而及其難是故去之

公出亡後為晉太師

杜預注

箕鄭父

箕鄭父為大夫事文公晉饑公問于鄭父曰救饑何以對曰信

公曰安信對曰信于君心信于名信于令信于事公曰然則若

何對曰信于君心則美惡不踰信于民則上下不干信于令則

時無廢功信于事則民從事有業于是乎民知君心貧而不懼

藏出如入何置之有公使為箕大夫

韓非子畧同又曰文公出亡箕鄭挈壺餐而從迷而

失道與公相失飢而寢不敢食及公反國攻原拔之公曰夫輕饑餒之患而必全壺餐是將不以原叛乃以為原令大夫渾軒聞而非之曰以不動壺餐信其不叛不亦無術乎

使鄭父佐新上軍

國語

七年

文六年

襄公薨明年秦送公子雍趙盾

背雍而立靈公以禦秦師鄭父居守夷之蒐也

在文六年

襄公將登

鄭父將上軍先克沮之及靈公即位鄭父使賊殺先克晉殺鄭

父

左傳
論曰處父之難先克之死與三郤同卒以射姑亡命箕鄭殺身而晉臣沈族君且從焉書曰怨不在大樹怨以崇禍誰能救之

句足

晉諸臣傳卷十三

三

至若剛而干時犯而聚怨亦天之所厭與

史駢之難夫與之與與三谷同平

史駢者趙盾屬大夫襄公七年文六狐射姑即賈季使狐鞠居之

殺陽處父也晉殺狐鞠居射姑懼討奔狄趙盾使駢送其帑射姑

為中軍佐與盾同官夷之蒐在今射姑戮駢駢之人欲盡殺賈氏以報焉

駢曰不可吾聞前志有之曰敵惠敵怨不在後嗣忠之道也夫

子禮于賈季我以其寵報私怨無乃不可乎介人之寵非勇也

損怨益仇非知也以私害公非忠也釋此三者何以事夫子盡

具其帑與其器用財賄親帥打之送致諸竟靈公六年文十秦

伐我取羈馬趙盾禦之駢佐上軍以從秦師于河曲駢曰秦不

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從之會秦軍掩我上軍趙穿趙夙追

之不及怒軍吏曰將有待也穿曰我不知謀將獨出以其屬出

乃皆出戰交綏退軍秦行人夜戒我師曰兩軍之士皆未愁也

愁缺也明日請相見也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將遁矣薄

諸河必敗之趙穿不可乃止秦師夜遁左傳

解揚御魁壘附

解揚者為大夫事靈公靈公少趙盾為政靈公二年文八公使

揚歸匡戚之田于衛且復致公壻池晉君之封自申至于虎牢

之竟十三年宣元楚侵陳宋趙盾帥師救陳宋會于棐林以伐

鄭楚救鄭遇于北林因揚我師乃還景公六年宣十楚圍宋宋

告急于我公欲救之伯宗晉大夫諫乃止使揚如宋揚反晉傳不載使無

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

其言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

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穀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

女則棄之速即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為

信信載義而行之為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

信信無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賈又可賂

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死而成命臣之祿也寡君有信臣下臣

獲考考成也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又有鄫魁壘者晉士也出

公四年悼四年荀瑶圍鄭鄭人俘魁壘賂之以執政使反為鄭魁

壘閉其口而死左傳

壘閉其口而死左傳

苗賁皇

苗賁皇者楚鬬椒之子國語賁作楚成公二年宣四年楚子滅若敖氏

椒即鬬賁皇奔晉晉人與之苗晉邑是為苗賁皇為大夫成公薨事

景公景公十一年成二年敗齊師于鞏明年齊侯來卻克獻之以

得隕命之禮伐國獲君是謂隕命曰寡君使克也不腆敝邑之禮為君之

辱敢歸諸下執政以憇御人憇願也御人婦人也言願以此報君婦人之笑已者賁皇曰

郤子勇而不知禮言齊雖敗項公不見得非隕命也矜其伐而耻國君其與幾

何國語景公薨事厲公厲公六年成十年公伐鄭楚救之遇于鄢陵

楚子登巢車車上為櫓以望我軍伯州犂故晉伯宗子前年奔楚侍楚子後以

尚足晉諸臣傳卷十三

公卒告楚子賁皇在公之側亦以楚子之卒告皆曰國士在謂伯州犂且厚不可當也賁皇言于公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于王卒必大敗矣左傳

伯宗

夏陽說附

伯宗者穀梁作伯尊大夫孫伯糾之子也

韋昭伯糾系注未詳

景公六年宣

五年楚圍宋宋告急于我公欲救之伯宗曰不可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天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晉之疆能違天乎諺曰高下在心川澤納汙山藪藏疾瑾瑜匿瑕國君含垢天之道也君其待之乃止潞子嬰兒之夫人公之姊也潞之鄆舒相為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公將伐之諸大夫皆曰不可鄆紆有三

傷才不如待後之人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傷才雖多何補

焉不祀一也耆酒二也棄仲章潞賢人而奪黎民黎侯國地三也虐

我伯姬四也傷其君目五也怙其傷才而不以茂德茲益罪也

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以事神人而申固其命若之何待之

不討有罪曰將待後後有辭而討焉毋乃不可乎夫恃才與眾

亡之道也商紂由之故滅天反時為災地反物為妖民反德為

亂亂則妖災生故文反正為乏盡在狄矣公從之滅潞夏陽說

者亦晉大夫十五年成六年伯宗夏陽說及衛人鄭人侵宋師于

鍼衛人不保不守備也說欲襲衛曰雖不可入多停而歸有罪不及

死伯宗曰不可衛唯信晉故師在其郊而不設備若襲之是棄

信也雖多衛俘而晉無信何以求諸侯乃止厲公時三卻害伯
宗譖而殺之伯宗子州犁奔楚韓厥曰卻氏其不免乎善人天
地之紀也而驟絕也不亡何待左傳
論曰解揚廷楚伯宗保衛皆所以成其信也說而人有風澤之
象焉是以豚魚書也驩不敵怨長者自居而非趙孟之心乎

張老 籍偃 鐸遏寇 張君 臣附

張老字孟籍偃字游及鐸遏寇並為大夫厲公八年成十年悼公
即位知張老之知而不詐也使為元候即中軍候奄 知鐸遏寇 主斥候之官
之恭敬而信彊也使為輿尉即上軍尉知籍偃之惇率舊職而共給
也使為輿司馬即上軍司馬始合諸侯于虛打宋地以救宋使張老延

君譽于四方且觀道逆者觀察諸侯之道 德與逆亂者三年襄三公使張老

為卿辭曰臣不如魏絳夫絳之知能治大官其仁可以利公室

不忘其勇不疚于刑其學不廢其先人之職若在卿位外內必

平且雞邱之會傳作雞 澤衛地其官不犯戮揚 干也而辭順不可不賞也公

五命之固辭乃使為司馬使魏絳佐新軍士甸與蘇大夫爭田

久而無成甸欲攻之問于張老張老曰老也以軍事承子非戎

則非吾所知也問于籍偃籍偃曰偃以斧鉞從于張孟曰聽命

焉若夫子之命也何貳之有釋夫子而舉是反吾子也夫子謂 張老吾

子謂 士甸趙武為室斲其椽而襲之張老夕焉而見之不謁而歸武

聞之駕而往曰吾不善子亦告我何其速也對曰天子之室斲

其椽而磬之加密石焉密理石謂砥也諸侯磬之無密石大夫斲之不士

首之斲其首備其物義也從其等禮也今子貴而忘義富而忘禮

吾懼不免何敢以告趙武歸令勿磬匠人請皆斲之曰止為後

世之尤之也其斲者仁者之為也其磬者不仁者之為也國語既

成室晉大夫發焉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歌于斯哭于斯

聚國族于斯趙武曰武也得歌于斯哭于斯聚國族于斯是全

要領以從先大夫于大京也北面再拜稽首記檀弓張老子張君

臣平公元年襄十六年代其父為中軍司馬籍偃籍季之子也其八

世祖孫伯黶為晉正卿籍偃當士匄逐欒盈時被囚既而免之

左傳籍偃子籍談鐸遏寇他事不具載

籍談 籍秦

籍談字叔籍偃之子也事昭公昭公五年昭十五年荀躒即知周

葬穆后談為介既葬除喪以荀躒宴樽以魯壺王曰伯氏諸侯

皆有以鎮撫王室晉獨無有何也荀躒揖談談對曰諸侯之封

也皆受明器于王室以鎮撫其社稷故能薦彝器于王晉居深

山戎狄之與鄰而遠于王室王靈不及拜戎不暇其何以獻器

王曰叔氏而忘諸乎叔父唐叔成王之母弟也其反無分乎密

湏之鼓與其大路文所以大蒐也密須姑姓國文王伐闕鞏之

甲武所以克商也闕鞏國名唐叔受之以處參虛實沈之次匡有戎

狄其後襄之二路鉞鉞鉅鬯彤弓虎賁文公受之以有南陽之

尚史 晉諸臣傳卷十三

田撫征東夏非分而何夫有勲而不廢有績而載奉之以土田
撫之以彛器旌之以車服明之以文章子孫不忘所謂福也福
祚之不登叔父焉在且昔而高祖孫伯鷹司晉之典籍以為大
政故曰籍氏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晉于是乎有董史女司典之
後也何故忘之談不能對賓出王曰籍父其無後乎數典而忘
其祖昭公薨事頃公頃公六年昭二十二年景王崩悼王立于朝作
亂王次于皇談及荀躒帥九州之戎及焦瑕温原之師納王于
王城悼王崩敬王立談軍于陰荀躒軍于侯氏我師取前城明
年圍郊鄆潰我師在平陰子朝敗王使告閒使告閒乃還談
子秦秦事頃公為上軍司馬頃公十一年昭二十七年士鞅會于虜

今戊周冬十二月秦致諸侯之戍于周頃公薨事定公定公九
年定七年王以儋翩之難處于姑猶周地單武公劉桓公逆王秦送
王入于王城十五年定十三年趙鞅殺邯鄲午午子稷以邯鄲叛秦
圍之既而范中行氏即荀寅逐趙鞅韓魏韓不信反逐范中行
氏秦黨范氏從范氏出奔出奔事傳注明年晉敗范中行氏之
師于潞秦地獲秦籍氏遂不嗣左傳
論曰張老讓魏絳以卿折士匄以正規趙武以不善知而不詐
又多聞焉籍氏忘祖景王譏之然失禮樂憂又且來天下之口
也

女叔齊 女寬

闔明 司馬叔游附

尚史

晉諸臣傳卷十三

元

女叔齊是為司馬侯為大夫事悼公公與齊升臺而望曰樂夫

對曰臨下之樂則樂矣德義之樂則未也公曰何謂德義對曰

諸侯之為日在君側以其善行以其惡戒可謂德義矣公曰孰

能對曰羊舌肸習于春秋乃使肸傳太子彪平公悼公薨事平

公士句與蘇大夫爭田欲攻之齊見曰聞吾子有蘇之怒吾以

為不信諸侯皆有貳心是之不憂而怒蘇大夫非子之任也國語

平公十一年襄二十六年衛甯喜弑衛侯剽而納獻公趙武為會于

澶淵以討衛執甯喜北宮遺使齊以先歸十四年襄二十九年使齊

如魯治杞田平公母杞女故使魯歸前侵杞田弗盡歸也悼夫人愠曰齊也取

貨先君若有知也不尚取之不尚齊之取貨公告齊齊曰虞虢焦滑霍

揚韓魏皆姬姓也八國皆晉所滅晉是以大若非侵小將何所取武獻

以下兼國多矣誰得治之杞夏餘也而即東夷魯周公之後也

而睦于晉以杞封魯猶可而何有焉魯之于晉也職貢不乏玩

好時至公卿大夫相繼于朝史不絕書府無虛月如是可矣何

必齊魯以肥杞且先君而有知也毋寧夫人而焉用老臣言先君母

寧怪夫人之所為無用責我二十年昭四年楚子使椒舉來求諸侯欲專會公

欲勿許齊曰不可楚王方侈天或者欲逞其心以厚其毒而降

之罰未可知也其使能終亦未可知也晉楚唯天所相不可與

爭君其許之而修德以待其歸若歸于德吾猶將事之况諸侯

乎若適淫虐楚將棄之吾又誰與爭公曰晉有三不殆其何敵

之有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有是三者何鄉而不濟對曰恃險

與馬而虞鄰國之難是三殆也四嶽岱華三塗太行轅陽城山名

大室即嵩高山荆山中南即終南山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莫之北土馬

之所生無興國焉恃險與馬不可以為固也從古以然是以先

王務修德音以亨神人不聞其務險與馬也鄰國之難不可虞

也或多難以固其國啟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宇若

何虞難齊有仲孫即公孫無知之難而獲恒公至今賴之晉有里平

之難而獲文公是以為盟主衛邢無難敵亦喪之閔二年狄滅衛傳二十五

年衛故人之難不可虞也恃此三者而不修政德亡于不暇又

何能濟君其許之紂作淫虐文王惠和殷是以隕周是以興夫

豈爭諸侯乃許楚使使羊舌肸對曰寡君有社稷之事是以不

獲春秋時見諸侯君實有之何辱命焉二十一年昭五年魯昭公

來見自郊勞至于贈賄無失禮公謂齊曰魯侯不亦善于禮乎

對曰魯侯焉知禮公曰何為自郊勞至于贈賄禮無違者何故

不知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

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羈弗能用也奸大國之

盟陵虐小國謂伐莒利人之難謂莒亂不知其私公室四分民

食于他謂三家也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為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

禮之本末將于此乎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善于禮不亦遠

乎君子謂叔侯于是乎知禮左杜預注時平公亦齊子寬

尚史

晉諸臣傳卷十三

三

女寬字叔褒齊之子也為大夫事項公頃公十年昭二十六年子朝

之亂知躒趙鞅納王使寬守闕塞備子朝十二年昭二十八年魏舒

舉魏戌舒庶子為梗陽大夫梗陽人有獄魏戌不能斷以獄上其

大宗賂以女樂魏舒將受之魏戌謂寬及閻沒曰主以不賄聞

于諸侯若受梗陽人賄莫甚焉吾子必諫皆許諾退朝待于庭

饋入召之比置自始食至食盡三歎既食使坐魏舒曰吾聞諸伯叔諺

曰唯食忘憂吾子置食之間三歎何也同辭而對曰或賜二小

人酒不夕食饋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歎中置至食及半自咎曰豈

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歎及饋之畢願以小人腹為君

子之心屬厭而已魏舒辭梗陽人頃公薨事定公初周襄弘欲

遷都成周定公三年定元年魏舒合諸侯之大夫城成周齊高張

後不從諸侯寬曰周襄弘齊高張皆將不免襄弘違天高子違

人天之所壞不可支也眾之所為不可奸也閻沒者即閻明亦

為晉大夫定公八年定六年子朝餘黨儋翩復作亂閻沒成周且

城胥靡又有司馬叔游者亦齊之子杜預注叔游司馬叔侯之子叔侯即女齊也韋昭注

女寬女齊之子叔褒也叔褒叔游或即是一人祁盈之家臣祁勝與鄔臧通室盈將執

之訪于叔游叔游曰鄭書古書名有之惡直醜正實蕃有徒無道

立矣子懼不免詩曰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姑已若何盈不聽祁

氏遂亡左傳

成鱗

尚史

晉諸臣傳卷十三

三

成鯨者晉大夫頃公十二年昭二十八年魏舒以魏戌為梗陽大夫

舒謂鱗吾與戌也縣人其以我為黨乎對曰何也戌之為人也

遠不忘君近不偪同居利思義在約思純有守心而無淫行雖

與之縣不亦可乎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

五人按武王兄弟封國者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郟雍姬姓之國

者四十人皆舉親也夫舉無他唯善所在親疏一也詩曰唯此

文王帝度其心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

大國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心能

制義曰度德正應和曰莫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誨

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之曰比經

緯天地曰文九德不愆作事無悔故襲天祿子孫賴之主之舉

也近文德矣所及其遠哉左傳

論曰心有恃敬則衰恃則侈之門也德音且不可恃而况險與

焉哉湯之聖敬日躋文王之小心翼翼閑其恃也女叔之論倫

脊昭然宜其聽乎腹有厭心則無厭善乎叔襲之諷亦所以草

其侈也

陽畢

陽畢者晉大夫事平公平公六年襄二十一年我逐欒盈箕遺及黃

淵嘉父作亂不克而死韋昭注箕遺等皆晉大夫欒盈之黨士

殺其黨桓叔公謂畢曰自穆侯桓叔之父以至于今亂兵不輟民志無厭

晉諸臣傳卷十三

晉諸臣傳卷十三

晉諸臣傳卷十三

晉諸臣傳卷十三

晉諸臣傳卷十三

晉諸臣傳卷十三

晉諸臣傳卷十三

晉諸臣傳卷十三

治史
禍敗無已離民且速寇恐及吾身若之何對曰本根猶樹枝葉
益長本根益茂是以難已也今若大其柯去其枝葉絕其本根
可以少間公曰子實圖之畢曰圖在明訓明訓在威權威權在
君君掄賢人之後有常位于國者而立之亦掄逞志虧君以亂
國者之後而去之是遂威而速權民畏其威而懷其德莫能勿
從若從則民心皆可畜畜其心而知其欲惡民孰偷生若不偷
生則莫忍亂矣且夫欒氏之誣晉國也久矣欒書實覆宗殺厲
公以厚其家若滅欒氏則民威矣今吾若起瑕原韓魏之後而
賞立之則民懷矣威與懷各當其所則國安矣君治而國安欲
作亂者誰與公曰欒書立吾先君欒盈不獲罪如何畢曰夫正

國者不可以暱于權行權不可以隱于私暱于權則民不道行
權隱于私則政不行政不行何以道民民之不道亦無君矣則
其為暱與隱也復產害矣且勤君身若愛欒盈則明逐羣賊而
以國倫數而遣之厚戒箴國以待之彼若求逞志而報于君罪
孰大焉滅之猶少彼若不敢而遠逃乃厚其外交而勉之以報
其德不亦可乎公許諾盡逐羣賊而使畢及祁午適曲沃逐欒
盈盈出奔楚遂令于國人曰自文公以來有力于先君而子孫
不育者將授立之得之者賞

國語

郵無恤 王良

郵無恤字伯樂又名王良又曰郵良 國語作郵無正 為晉大夫定公十

尚史 晉諸臣傳卷十三

九年哀二年荀寅士吉射叛晉居朝歌齊人輸之粟鄭人送之趙

鞅禦之過于戚將戰郵無恤御鞅衛世子蒯聵為右登鐵上名邱

望見鄭師眾世子懼自投于車下無恤授世子綏而乘之曰婦

人也及戰鄭人擊鞅中肩斃也于車中獲其蠶旗世子救之以

戈鄭師北世子復伐之大敗鄭師獲齊粟于車既戰鞅曰吾伏

殺引嘔血鼓音不衰今日我上也世子曰吾救主于車中退敵

于下我右之上也無恤曰我兩鞅將絕吾能止之我御之上也

駕而乘材兩鞅皆絕乘載也材橫木明細小也言駕而左傳鞅使

家臣尹鐸為晉陽曰必墮其壘培荀寅士吉射圍趙氏所作壘培尹鐸往而增

之鞅怒曰必殺鐸也而後入大夫辭之不可曰是昭余讎也無

恤進曰昔先主文子趙武也少釁于難從姬氏于公宮有孝德以

出在公族有恭德以升在位有武德以蓋為正卿有溫德以成

其名譽失趙氏之典刑而去其師保基於其身以克復其所及

景子趙成長于公宮未及教訓而嗣立矣亦能纂脩其身以受先

業無謗于國順德以學音效子擇言以教子擇師保以相子今

吾子嗣位有文之典刑有景之教訓重之以師保加之以父兄

子皆疏之以及此難夫尹鐸曰思樂而喜思難而懼人之道也

委土可以為師保吾何為不增是以脩之庶曰可以鑑而鳩趙

宗乎若罰之是罰善也罰善必賞惡臣何望矣鞅說曰微子吾

幾不為人矣以免難之賞賞尹鐸初無恤與尹鐸有怨以其賞

行已

如無恤曰子免吾死敢不歸祿辭曰吾為主圖非為子也怨之

如初國語

司馬寅

司馬寅者亦晉大夫定公三十年哀十三年公及吳子盟于黃池時

越已入吳獲太子友將歆吳晉爭先吳人曰于周室我為長晉

人曰于姬姓我為伯趙鞅呼寅曰日旰矣大事未成二臣鞅與寅

之罪也建鼓整列二臣死之長幼必可知也對曰請姑視之反

曰肉食者無墨氣色下也今吳王有墨國勝乎太子死乎且夷德輕

不忍久請少待之乃先我左傳

論曰欒氏之微弒君不討而無罪見逐書幸盈殃威懷並失亂

之所以不戢夫若夫增壘而賞亦能有懷也

